#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目錄

## 翰林院一

### 學士

宋濂　劉三吾

潘廷堅子黼附　王景

沈度　藺從善

黃諫　孫賢

豐熙

### 太常卿兼講讀學士

劉儼　吳節

林　文　　王　獻

郭維藩

侍講學士

朱　升　　方孝孺

武周文　　曾鶴齡

侍讀學士

張以寧　　王　達

徐　穆　　姚　淶

弘文館學士

羅復仁

侍講

宋全　王進

劉球　彭敎

侍讀

唐愚士　陳振

尹鳳岐

侍制

王褘　黃哲

起居注

范常

唐皋

唐　肅

山陰張耀芳
吳興茅元儀　仝校
錢塘徐象橒　刊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目錄終

翰林學士承　旨嘉議大夫　知制誥兼修

國史兼太子贊善太夫致仕潛溪先生宋公濂

行狀

鄭楷

先生諱濂字景濂世爲婺之金華人也其先有諱憲

者官大理丞爲易講師弟子衆至數千人唐武德間

自京兆尹遷吳興更十四世有諱榮者私謚文通先

生通尚書春秋周廣順中徙於義烏隱居覆釜山又

七世至宋嘉定初有諱栢者復遷金華其地曰潛溪

又伍世乃至先生先生始遷浦江仁義里之青蘿山仍以

潛溪扁其所居示不忘本也於是四方學子咸以潛

有神童稱

溪先生稱之先生在娠七月即生爲嬰兒時苦多病每風眩輒昏迷數日祖母金及母陳更相保抱得免無虞年六歲入小學授以李瀚蒙求一日而盡自後日記二千言同肄業者日暮罷歸共所讀書先生皆成誦九歲爲詩歌有奇語人異之呼爲神童年十五六里人張繼之長者也聞先生善記誦邀至別墅所問以四書經傳若干日可通背先生以一月爲答初繼之不之信抽架上雜書俾即記五百言先生以指爪逐行按之按畢輒背一字不遺繼之告先生之父尚書公曰是子天分非凡當令從名師即有成爾乃

携入府城受業於閩人夢吉先生授以春秋三傳之學凡學春秋者皆若其歲月先後雜記先生即幷列國紀年能悉誦之但舉經中一事即知爲魯公幾年幾月是年實當列國某君幾年幾月或俾書而覆之無少異者且兼通易書詩及周禮諸經先生爲舉子業每出諸生右會吳貞文公萊教經於白麟溪上攻古文辭金華胡君翰亦來從學胡君致書於先生曰舉子業不足恩景濂盍求同學古文辭乎先生欣然來從吳公博極經史學之未幾悉得其閫奧自是先生文章之名籍然著聞矣居無幾何吳公解館而歸

先生嗣主教席子弟年十六者皆相從讀書講道東明山中受業者一門凡四十餘人始終越二十年學成多有躋膴仕者當是時會伯祖貞和府君主家政年踰八十端嚴方正先生年甫四十又五終日穀然賓主人尤高之府君方著家規示子孫其冠婚喪祭儀制禮文多參問於先生先生則據證古今準酌時宜以成一家之法子孫世守詩禮之教者先生之力也先生嗜學日篤時柳文肅公貫黃文獻公溍皆大儒天下所師仰又各及其門於子弟禮二公則皆禮之如朋友　公曰吾邦文獻浙水東號爲極盛吾若

矣不足負荷此事後來繼者所望惟景濂以絶倫之識而濟以精博之學進之不止如駕風帆於大江中其孰能禦之黃公曰吾鄉得景濂斯文不乏人矣先生所爲文多經二公指授柳公謂其渾雄可喜黃公謂其雄麗而溫雅國子監丞陳君旅序先生之文謂能兼二公之所長歐陽文公玄謂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於斯先生爲當時所稱許如此二公相繼卽世先生踵武而起遂以文章家名海内矣至正己丑用大臣薦擢先生將仕佐郞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自布衣入史館爲太史氏儒者之特選先生以親

者門子書

老不敢違遑固辭會世亂益韜閟不事表顯乃與弟子入龍門山著書二十四篇曰龍門凝道記及著孝經新記周禮集註等書弟子乃先公貞孝處士諱淵府君也初宋南渡後新安朱文公東萊呂成公金時而作皆以斯道爲已任婺實呂氏倡道之邦而其學不大傳朱氏一再傳爲何基氏王柏氏又傳之金履祥氏許謙氏皆婺人而其傳遂爲朱學之世適先生既聞因許氏門人而究其說獨念呂氏之傳且墜奮然思繼其絕學每與人言而深慨之識者又以知其志之所存蓋本於聖賢之學其自任者益重矣先生

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而析理精微百氏之説悉得其
旨要至於佛老之學亦所研究用其義趣裁爲經論
類其語言寘諸其書中無辨也誠意伯劉君基謂其
主聖經而奴百氏馳騁之餘取佛老語以資戲劇譬
猶飫粱肉而茹苶飲茗汁耳歲庚子　大明皇帝定
鼎金陵遣使者奉書幣造門徵先生先生曰昔聞大
亂極而眞人生今誠其時矣遂慨然應詔先生與青
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琛龍泉章君溢俱見　上尊重
之語必稱先生而不名七月以先生爲江南等處儒
學提舉十月奉　旨八内授　皇太子經先生誠明

儼恪遵綱常大義明白開陳再三言之而不倦　上
深嘉歎之壬寅八月　上召先生及與國孔克仁講
春秋左氏傳畢先生起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貶惡之
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適中天下可定也是月告歸省
親有白金文綺之賜且曰卿之誠慤朕素知之故有
此賜耳甲辰十月攺起居注先生侍　上左右知無
不言裨益甚衆明年正月　上御端門與先生論及
黄石公三畧且口釋之先生進曰尚書二典三謨帝
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陛下留意講明之　上曰
朕非不知典謨爲治之道但三畧乃用兵攻取時務

所先耳嘗侍　上語賞賚先生曰天下以人心爲本
苟得人心帑藏雖竭無傷也人心不固雖有金帛何
補於國耶　上詔丞相李公善長歸江西軍中所掠
牛於其民無牛者官給之勿取其租丞相退　上顧
先生曰向所言事當乎先生對曰民富則君不至獨
貧民貧則君何能獨富損利於民實興邦之要道也
三月先生以疾告　詔還家燮治仍賜金帛　皇太
子致賻有加焉六月先生上箋謝　恩復奉書　皇
太子勉以孝友恭敬勤敏讀書無怠惰毋驕縱修進
德業以副天下之望　上覽書喜甚召　太子語以

修元史

書意且　賜書答其略曰曩者先生教吾子以嚴相訓是爲不佞也以聖人文法變俗言教之是爲疏通也所守者忠貞所用者節儉是爲得體也昔聞古人今則親見之復以文綺侑書　上每與羣臣言先生淳謹君子輔導有方眷遇甚隆旣而先生丁尚書公憂及服除洪武二年　詔徵先生總修元史六月除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　制誥兼修　國史時編摩之士皆山林布衣發凡舉例壹仰於先生先生通練故事筆其綱領及紀傳之大者同列斂手承命而已逾年書成先生之功居多　時剖符封功臣下先生議

五等封爵召宿大本堂討論達旦先生歷據漢唐以
來故實量其中而奏之曰此可法彼不可法皆傳於
理而已時甘露屢降　上問災祥之故先生對曰受
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是以春秋不
書祥而紀異爲是故也　上姪文正以荒淫擅殺得
罪先生言曰文正罪固當死　陛下體親親之義生
之而置諸遠地則善矣　上嘗言古之帝王當宴安
之餘多好神僊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即
神仙也先生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
而異僧集皆由人主篤好故能致之使移此心以求

賢輔天下其有不治乎　上深然之　上既追封外王父爲楊王立廟京師御通天冠絳紗袍以祭祭畢召大臣問曰朕祭外王父卿等以爲不當服袞冕何也先生對曰袞冕惟祭天地宗廟用之餘則當降禮也　上嘗祀方丘患心不寧先生進曰孟軻有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審能行之心清而身泰矣　上稱善久之三年十二月遷奉議大夫　國子司業　國子多大臣子弟先生蒞之以莊率之以正日進諸生立兩序據坐執經敷揚闡奧之旨教以孝悌忠信之道學者帖帖遵度惟恐不得爲先生弟子　上欲試先

生以吏事四年八月授安遠知縣五年二月　召爲
禮部主事十二月擢　太子贊善大夫階如司業時
先生之忠誠久而彌篤　皇太子一言一動皆以禮
法諷諭使歸於道讀書至切於政教及前世興亡之
故必拱手揚言曰君國子民之道當如是不當如彼
且推人情物理以明其義　皇太子每斂容嘉納敬
禮未嘗少衰言則曰師父師父云且書舊學二字以
賜先是　上問帝王之學何書最要先生請　上讀
眞德秀大學衍義　上覽而悅之令左右大書揭之
兩廡之壁時聯觀之六年二月　上御西廡大臣皆

侍坐上指衍義中言司馬遷論黃老事令先生講析

俾在坐者聽之先生旣如　詔復言曰漢武嗜神仙

之學好四夷之功民力旣竭重刑罰以震服之臣以

爲人主能以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興學校教民

則禍亂無從而作矣刑罰非所先也　上謂先生曰

朕之爲君上畏天地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

先生對曰　陛下此心古先哲王之心也書曰予臨

兆民凜乎若朽索之御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敢正

謂此爾濔　陛下愼終如始天下幸甚　上御齋室

先生侍坐　上問三代歷數封疆之修短廣狹先生

歷言之且曰三代之治天下也以仁義故歷年之多後世莫及　上從容謂曰　皇太子留心治道卿等宜常與論議庶廣識見幸善調護之先生益孜孜非懈七月陞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仍兼贊善大夫先生之父文昭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母陳氏贈淑人先生奉　詔搜萃歷代姦臣之蹟編爲辨姦錄及進　太子諸王各分賜焉　勅上作祖訓錄至是成　命先生作序諭以大意先生歷言帝王之道及　皇上創業之艱以致箴戒之意於後人　上稱善命刻於篇先生嘗侍　上至後苑

觀稼　上曰農事成矣先生對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　陛下知稼穡之艱難而念民生之艱苦實盛德也　上問曰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先生對曰上古載籍未立不專讀誦而尚躬行人君兼治教之責躬行以率之天下有不從教化者乎八月奉　旨纂修大明日曆一百卷撮言行之大者爲寶訓五卷先生總裁其事朝夕禁中至七年五月乃成先生自以布衣求非常之遇誓竭誠以報　國凡　上有所任使靡晝靡夜躬閱載冊書於牘進之或覆視於冊一字不遺先生在朝日久若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

朝享宴慶禮樂律曆衣冠之制四夷朝貢賞賚之儀及勲臣名卿焯德輝功之文承 上旨意論次紀述咸可傳於後世先生在 上前所陳說不爲文飾隱蔽雖家事苟有問亦一一道之常曰君猶父也天也其可欺耶 上嘗問昨日飲酒否座客爲誰饌爲何物悉以其人及膳羞品對 上笑曰卿飲時朕令人覘之果如卿言卿信不欺我故 上久而益信其誠欲俾叅大政先生辭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攻今幸待罪禁林 陛下之恩大矣臣誠不願居職任也

上愈厚之每宴見必命茶賜坐每旦令侍膳詢訪

諫諍貪荒　不言禁內事　醉學士歌

舊章講求治道或至夜分乃退先生屢有所建明召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不置又問否者爲誰先生曰善者與臣友故知之否者縱有臣不知也卒無所毀短或命賦詩爲文必寓忠告嘗奉　制詠鷹令七舉足即成有自古戒貪荒之言　上忻然曰卿可爲善諫矣然先生絶不以語人至於應制之作亦不留槀署温樹二字於居室之壁有問及内事者指以示之　上嘗與先生飲先生素不勝盃勺舉觴即辭　上強之至三觴而如黏行不成步　上欲笑親御翰墨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上

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甘露降　上召先
生賜坐　上躬執金杓煉湯於鼎以甘露投之手注
於卮以賜先生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延年故與卿
共之耳皆異恩也九年六月　上以先生久典制作
宣勞爲多特拜翰林學士承　旨嘉議大夫知　制
誥兼修　國史上每謂先生曰朕以布衣爲天子卿
亦起草萊列侍從爲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
休不亦美乎趣令取子孫官之先生屢辭謝不敢奉
　詔至是年某月　詔徵先生冢子瓚之子愼爲殿
廷儀禮司序班未幾復召介子璲除中書舍人　上

三宣員宮內孫　御賞馬作歌

時休暇輒命題試璲與慎而戒飭之　上笑謂先生曰朕爲卿教子孫先生或奏事久稱倦　上命璲慎共扶下殿祖子孫三世皆官內廷當世以爲異事復以先生艱於行步特　詔　皇太子選良馬以賜上親作馬歌復　詔羣臣咸作之以寵耀焉先生益感激不自寧常戒子孫曰　上德猶天地也將何以爲報獨有誠敬忠勤略可自効萬一耳　上以先生年且至不可煩以事十一月有致政之　詔乃加贈先生之父侍郎爲嘉議大夫禮部尚書母德人爲淑人祖德政贈亞中大夫太常少卿祖妣金氏贈淑人

夫人賈氏封亦如之先生及二代　誥辭皆　上所
親製天下榮之　誥辭中稱先生德量之弘如千頃
波澄之不淸撓之不濁人以爲上知人之明云先生
行旣有期　上眷念尤深曰卿去何時復來見朕乎
幸相待數日姑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累月時
詔許言事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上聽厭其迂衍怒
欲罪之以問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誹
謗罪當誅　上答之而罷怒未解召先生先生曰彼
應詔上疏其職耳烏可深罪乎　上默然已而　上
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　怒時若等不

能誅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濂之言幾不誤罪言者邪　上嘗廷譽先生曰古之人太上爲聖其次爲賢其次爲君子若宋景濂者事朕十有九年而未嘗有一言之僞誚一人之短寵辱不驚始終無異其誠所謂君子人乎匪止君子抑可謂之賢者矣在廷之臣皆以爲信然十年二月先生遂辭歸瀕行賜紙幣文綺及御製文集　皇太子贈以衣三襲　上諭曰朕昆慎於賞予嘉卿忠誠可貫金石故以是賜卿卿今年幾何矣先生曰六十有八　上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先生叩首謝

上復屬曰大江漲不可舟卿宜循內河達家庶幾無虞仍俾慎護先生行先生至家即拜　表遣慎詣闕稱謝仍上箋　皇太子申明正心治國之要　上賜　詔褒答大旨謂先生忠良之臣勳業既著文章必傳功成身退惟先生獨全初先生將辭請歲一來朝是年九月朔先生遂入朝越十又四日見於端門上佇想已久延問勞矣及見大喜加勞再三　皇太子諸王皆驩動顏色越翌日　上降敕符遣儀曹奉醪膳諸物抵寓館以賜自是月侍　上上遊歷觀闕盤旋禁禦詢諮備至便殿侍食日晏始退恩禮之優舉

臣莫敢望　上嘗喟然嘆曰純臣哉爾濂純臣哉爾
濂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卿其自愛先生避謝不敢當
凡所陳論皆古之格言朝廷百官惟恐不留先生下
至寺人衛卒見先生至皆以手加額相推排迎拜恐
不得先覩先生留　朝七旬餘　上重先生遠而難
言之先生以歲暮力辭還復遣中貴人賜上尊至於
道所經行皆　上爲先生捐費聖心惓惓愈加於昔
及先生旣行數日　上問璲曰爾父道中無恙否璲
以安對未幾復謂璲曰朕疇昔之夜夢見爾父笑談
如曩時爾父雖去其容儀依然在朕目中也璲叩頭

文集傳頁本高麗安南

謝曰非　陛下垂念臣父之至何以形諸夢寐中書

舍人史靖可太子正字桂彥良等皆爲詩歌以紀之

上之眷重先生不忘如此先生德尊而不居位顯

而彌恭既司制作之柄造門求文之士先後相繼蠻

夷朝貢者數問先生安否日本得潛溪集刻板國中

高麗安南使者至購先生文集不啻拱璧而先生剛

然自持似不能言者遇人拜雖三尺童子必謝答而

首下焉至於公侯貴人則未嘗降下貿不識其門何

向朝廷有大議間關引古今辯說不少有所囘性命

之理晚而益究其極外物之往來視之若不相干嘗

不受日本請文金

曰古人之爲學使心正身修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辭複說道之蔽也先生作事不尚表襮㓛合乎義教人皆隨其質而導之使入於善尤篤於倫品處父子兄弟夫婦之間者皆可爲法與人交和易任真無鉤距縱爲所紿亦弗與較臨財廉非其分不取大書於門曰寧可忍餓而死不可苟利而生君子以爲名言權要及有力者苟非其人雖置金滿橐求一字不肯與縱不得已與之亦不受其餽謝日本使奉勅請文以百金爲獻先生卻不受　上以問先生先生對曰天朝侍從之官而受小夷金非所以崇　國體

也　上深然之貧賤人情有可哀欲發潛振幽即欣然爲之先生四持文衡試天下士得人爲多援引後學惟恐弗及遠方來者授館而飲食之雖久不衰有小善必衆譽之色温氣和近其側者如大寒之加重裘盛暑之濯清風也天下之能文者多經先生指授朝廷英俊咸以先生爲法初奉　勅教文華生數十輩至是出參大政爲御史知列郡者相望四方士得一見先生夸於人以爲幸承一言之賜者人輒改觀視之不敢與齒士大夫言當世有德者必曰先生而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無賢愚咸推爲先生大人長者

及先生之歸　上面發後學無師之歎叠先生之道
內誠外恕一出於正發之也當而行之也安故上下
信服若是云雖已貴顯平居布衣疏食無異貧士先
生細目美髯狀貌豐厚不爲奇言異行以求過於人
不事生產不置田宅或勸爲子孫計先生曰富貴豈
一家物哉吾何所以遺之也先生惟刻意於學自少
至老未嘗一時去書不觀及致政歸青蘿山闢一室
曰靜軒終日閉戶纂述人不見其面戒子孫毋至城
市姻婭有以郡縣事爲托者皆峻謝之或談及時事
輒引去不與語切於仁愛聞民有困乏者爲之不飽

先生視近甚明夜燃燈於几臥絺帷中閱蠅頭小書一黍上能作十餘字皆可辨點畫人以為先生不飲酒寡嗜欲所致豈或然歟先生所著文有潛溪集四十卷蘿山集五卷龍門子三卷浦陽人物記二卷已傳於學者翰苑集四十卷芝園集歸田已後所著計四十卷十三年冬先生孫慎以罪被刑舉家當寘重辟

上念先生特降赦安置茂州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先生以疾卒於夔府臨殁端坐斂手而逝當是時夔之府守官吏皆來賻贈哭奠葬先生於夔府之西蓮華池山下其經紀喪葬刻石表墓者則知事葉以

從也先生生於至大庚戌十月十二日享年七十有
二娶賈氏名專字主敬賢而有德爲女婦師前先生
一年卒葬青蘿山子男二長瓚次璲有文行精篆隸
眞草四體書女二長適金華賈林次適義門鄭林孫
男愼愷恂懌愠嗚呼楷自垂髫時嘗侍先公貞孝府
君拜先生於床下先生不以童子無知卽辱進而教
之覲承化育於玆有年矣第懼才質凡庸學如望洋
有孤父師之教今聞先生謝世長慟莫知所從竊念
先生道德文章固以顯著於當世其出處遭逢行事
之感世系遷徙生卒歲月之詳尚恐人未盡知爰敢

袁取翰林待制王公禕先伯父太常博士諱濤舊著小傳及同門友人所作歷官紀合爲行狀一通候嘗代立言君子著爲碑銘表諸䧏隧庶幾他日太常國史有所採擇焉洪武十四年十二月一日

宋太史傳　　王禕

宋太史者名濂字景濂婺之金華人也其先有諱憲者官大理丞爲易講師弟子衆至數千人唐建德閒自京兆遷吳興更十四世有諱榮者私謚文通先生通尚書春秋有才而不及用周廣順中徙於義烏應居覆釜山又七世至宋嘉定初有諱栢者者復遷金

葬其地曰潛溪又五世乃爲景濂自其父祖而上世爲畯儒雖隱約鄉里間不顯著而詩書之澤被於人者多矣景濂在娠僅七月爲嬰兒時苦多疾甫六歲能讀古文書過其目輒成誦爲詩歌有奇語操筆立就人異之所爲神童年十五六里人有張繼之長者也告其父曰是子天分非凡當令從名師即有成爾乃携之入城府俾受業聞人夢吉先生習詩書春秋通焉爲舉子業課試每居諸生右其友胡君翰曰舉子業不足爲景濂盍爲古文辭乎遂與俱往浦陽從吳萊先生博極經史善爲古章句景濂學之悉得其

蘊奥久之文章之名藉然著聞矣景濂爲文初若不經思而用意極精密浩浩乎莫闚其際源源乎不知其所窮洋洋乎不見其有所不足也當是時鄉先生翰林待制柳公貫翰林侍講學士黄公溍皆大儒天下所師仰景濂又各及門執弟子禮而此兩公者則皆禮之如朋友柳公曰吾邦文獻浙水東號爲極盛吾老矣不足負荷此事後來繼者所望惟景濂以絕倫之識而濟以精博之學進之以不止如駕風帆於大江中其孰能禦之黄公曰吾鄉得景濂斯文不乏人矣景濂所爲文多經二公所指授柳公謂其渾雄

可喜黄公謂其雄麗而温雅莆田陳君旅知言士也
爲之序曰柳公之文麗鬱隆凝如泰山之雲層鋪疊
湧杳莫窮其端倪黄公之文淸圓密切動中法度如
孫吳用兵神出鬼沒而部伍不亂景濂之文其辭韻
沈鬱類柳公體裁簡嚴類黄公大哉文乎其不可無
淵源乎益以景濂爲能兼二公之所長矣翰林學士
承旨廬陵歐陽公玄於二公爲行輩嘗評景濂文氣
韻沈雄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志不少懾神思飄逸
如列子御風翩然騫舉不沾塵土辭調爾雅如殷鹵
周彜龍紋漫滅古意獨存態度多變如晴蹟終南衆

景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衆長識通千古安能與於斯其爲當世所稱許如此於是二公相繼既卽世而景濂踵武而起遂以文章家名海內至正中大臣薦擢徵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自布衣入史館爲太史氏此儒者之特選而景濂素不喜仕進固辭避不肯就會世亂益韜閟不欲事表顯乃入小龍門山著書書成二十四篇曰龍門子凝道記又著孝經新說周禮集註等書皆傳於學者初宋南渡後新安朱文公東萊呂成公並時而作皆以斯道爲己任婺實呂氏倡道之邦而其學不大傳朱氏一再傳爲何基

氏王栢氏又傳之金履祥氏許謙氏皆婺人而其傳遂爲朱學之世適景濂既閒因許氏門人而究其說獨念呂氏之傳且墜脊然思繼其絕學每與人言而深慨之識者又足以知其志之所存蓋本於聖賢之學其自任者益重矣景濂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而析理精微百氏之說悉得其指要至於佛老氏之學尤所研究用其義趣製爲經論絕類其語言寘諸其書中無辨也青田劉君基謂其主聖經而奴百氏馳騁之餘取老、語以資嬉劇譬猶飯粱肉而茹苦荼飲茗汁也

濂狀貌豐厚美鬚髯然目短視尋丈之外

不能辨人形而雪邊月下蠅頭之字可讀也性疎曠
不喜事檢飭賓客不至則累日不整冠幘或攜友生
彷徉梅花間索笑竟日或獨臥長林下看晴雪墮松
頂雲出沒巖扉間悠然以自樂世俗生產作業之事
皆不暇顧而篤於倫品處父子兄弟夫婦間盡其道
與人交任眞無銜距視人世百爲變眩捭闔譎若不
知知之亦弗與較縱爲人所賣不復恤而人亦無忍
欺之者用是咸稱爲有德之君子景濂所爲文別有
蘿山吟藁三卷潛溪內外集三十卷又有浦陽人物
記五卷或謂可比五代史云　義烏王褘曰世稱太

史公司馬遷好游南上會稽浮於沅湘北涉汶泗過梁楚足迹半天下其文雄深雅健善馳騁有奇氣以游故也吾觀宋太史以文章擅名今世其才氣殆前無古人使其生遷時與之相頡頏不知其孰爲先後矣而其足迹未嘗踰鄉里豈世之稱遷者不足信耶遷生龍門而景濂亦著書龍門山其所著書與遷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襍語以成一家之言何異然遷謂自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後至其身亦五百歲自待太重亦見其不知量矣若景濂立言謙謙焉未始以自高此又其所爲異耶

翰林學士劉三吾傳

劉三吾名昆孫三吾其字也別號坦齋以字行系出宋楚國公之裔世爲茶陵人大父平埜父尤翁皆宿學兄長吾以上舍教宜庠存吾登庚午進士令臨武元末俱死節三吾美鬚髯有隼鷹海鶴之姿性資警絕文藻天縱方其未遇也以志節自厲陶寫性情自撰著表忠發微正氣諸書知非化鶴諸集流寓嶺南十有四年始以鄉貢辟爲廣右掾當壬辰癸巳流離饑饉之歲與尤翁父子兄弟自相師友雖在擾攘不廢文墨及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大召名儒三

定設科取士二場制

嘉禾賦

吾儕然應聘而起日與宋濂詹同孫蕡輩侍　上左
右眷顧特隆　朝廷設科取士三場四書經義詔
誥表判策三吾多所刊定因著學業啟蒙嘗被旨考
正周禮纂書傳會選及諸功臣神道碑銘多命三吾
爲之屢與文衡充讀卷官某省有進嘉禾者三吾時
經筵首進嘉禾賦其辭曰　皇上以一心之和形而
爲庶徵之和年穀順成靈貺昭格天人合應遐邇騰
懽益閩水陸草木之英爲瓜爲蓏所苗必駢所穎必
雙矧是嘉禾爲五穀之長文者異本而同秀實者同
本而異秀是謂仁升其莖嘗擢芒而森森鋒起其穎

嘗結實而顆顆珠明瑩之森也日出理空漏萬項黃
金之瑣碎穎之結也露下璇室連一色碧玉之晶瑩
盈天惟發祥故特以是兆來歲之豐稔地不愛寶故
以是開萬世之太平也茲祥也其在成周則異畝同
穎於地爲陶唐其在炎漢則一莖九穗於地爲洛陽
信地利之所鍾在天意而靡常往聖有德必於往聖
而感應今聖有德必於今聖而闡揚聖莫聖於 大
明朝之君靈莫靈於今 天子之都廬嶽效靈僊醫
進劑 聖躬奏效於萬安國祚永綿於周世嶽靈假
昔者而有言謂自今以往國家祥瑞種種相繼信斯

音也宜鄰國所奏之禎祥前後不一至而至　皇上
曰噫我茲朋國不尚靈異惟民之安年之豐乃爲朝
廷之慶事猗猗嘉禾惟穀之精其大盈箱協穜殊莖
昔生周朝今來明庭獻之廟堂以昭祖靈則以是禾
昭格有廟者以生民命脉之所本有國王業之所自
也既告宗廟乃敕太官飯抄雲子供入御餐所以必
爇而薦者不敢虛其賜必昭受上帝也自今以始穫
之秷秷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此
又可見嘉禾之祥爲豐年之兆而詠歌於良耜之什
也抑茲祥也其在唐宋必付書史館必繪而爲圖今

國家不圖之圖而圖以九州四海一桑麻雨露之應不史之史而德澤在人心芳馨在史冊自有千萬以日碑之紀遂爲之詞曰天心降祥兮萬年薰和地靈效珍兮所在嘉禾自今國其有年兮維此之瑞不厭其多斯豈不愈於漢廷赤鴈之賦芝草之歌洪武二十年二月甲辰 上命儒臣書洪範揭於御座之右朝夕觀覽欲自爲註三吾時爲左春坊贊善 上召謂曰朕觀洪範一篇帝王爲治之要道也所叙彝倫立皇極保萬民叙四時成百穀本於天道而驗於人事箕子爲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帝之道我未

能爲朕每爲惕然遂疏其旨爲註朝夕省覽三吾對
曰　陛下留心是經上明聖道下福生民爲萬世開
太平者也書成及大誥三編成皆命三吾序其後三
吾序成稿上御筆親批曰道理精詳始終無疵其二
年十一月乙丑　上御謹身殿三吾時爲翰林學士
獨侍因論治民之道三吾言南北風俗不同有可以
德化有當以威制　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
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閒汝謂南方風氣柔弱故可
以德化北方風氣剛勁故當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
地無之君子懷德小人畏威施之各有攸當烏可槩

以一言乎三吾悚服稽首而退　上嘗命宋濂贊其像曰白髮蒼顏雄才偉學景星慶雲冰壺玉瑩其文燦然有藻火之文章其德巍然峙崎崖之磊落高立鰲山拜恩鴻霄步武九重飛騰八表瞻偉像之儼然邈清風其浩渺此搢紳之耆英乃翰林之大老也其見重於　上如此未幾乞骸骨去年已耄矣而世之傳者多謂三吾不能保終吉云所著有坦坦齋集十有一卷傳於世贊曰余聞之故老多言國初草昧時官民冠冕衣裳之製皆出自三吾可謂有製作才矣不偶摛華　國之文而已也論者又謂三吾文章不

如朱濂而渾厚過之先見不如劉基而質直畢之勇退不如詹同而事功過之語曰尺有所短寸有所入信哉

## 劉三吾傳

廖道南

劉三吾名昆孫以字行長沙茶陵人兄耕孫壽孫皆事元死難三吾少習舉子業元末避兵廣西授靜江教授儒學副提舉王師克廣西乃歸茶陵洪武十八年延政衡山茹瑺薦其才可大受乃以爲左春坊左贊善三吾年已近老博覽善記應對詳敏屢承顧問悉多稱行七月戊寅　上問侍臣以屏民安否三吾

對曰賴 陛下威德四方無虞盜賊屏息歲比豐登民咸安樂 上曰天下之民之衆豈能保其皆安朕爲天下主心常在民惟恐失所每加詢問未嘗一日忘之三吾曰 聖心拳拳若此恩德及民者深矣 上曰恩德亦非汎然譬如盧扁不施藥石疾不自瘳匠如公輸不施繩墨木不自正君如堯舜無紀綱法度之施而但曰恩德所謂徒善不足以爲政也 上常命儒臣編集歷代帝王祭祀祥異感應可爲鑒戒者彙爲一書曰存心錄命三吾編集漢唐以來災異之應於臣下者別爲一書名曰省躬錄二十年二月

甲辰御注洪範書成　上謂三吾曰朕觀洪範一書帝王爲治之要道也所以叙彝倫立皇極保萬民叙四時成百穀本於天道驗於人事箕子爲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焉朕每爲惕然遂疏其旨朝夕省覽三吾曰　陛下留心是書上明聖道下福生民爲萬世開太平者也遂命三吾撰序二十一年五月乙酉五色雲見三吾進曰雲物之祥徵於治世舜之時興於詩歌此實聖德之致也　上曰古人有言天降災祥在德誠使吉德靡悔災亦可弭苟爽其德雖祥無應國家之慶不專於此也二十二

年十一月乙丑朔　上御謹身殿因論治民之道三吾曰南北風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當以威制者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君子懷德小人懷畏施之各有攸當焉爾十二月癸亥　上謂三吾曰愚民犯法如啗食飲酒嗜之而不知止設法以防其犯而犯者益多推恕以行吾仁而仁或可濟三吾曰三代而上刑罰常簡本仁恕也三代而下刑罰常濫以慘刻也　上曰善爲國家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刑殺立威二十四年七月命攷定武臣封贈之制十一月　上御武英殿觀書至

惠廸吉從逆凶乃曰凡人懼凶咎無不自已求之者彼事勢窮促蘄求苟免竟亦何益三吾曰如是者當聽乎天　上曰心無所媿可聽於天若其自求於天何願二十七年正月辛巳　上退朝謂三吾曰朕歷年久而益懼者恐爲治之心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廢生民休戚係焉故日慎一日惟恐弗及如是而治效猶未臻甚矣爲治之難也自古先王之治必本於愛民而無實心則民必不蒙其澤民不蒙澤則衆心離於下積怨聚於上欲國家不危難矣三吾曰　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三月辛丑又謂三吾

曰人主之聰明不可使有壅蔽一有壅蔽則耳目蔽瞀天下之事難達矣三吾曰人君惟博采衆論任賢使能則視聽廣而聰明無所蔽若信任憸邪徧絕賢路則視聽偏而聰明為所蔽也已　上曰人主以天下之耳目為視聽則是非無所隱而賢否自見昔唐玄宗内惑於聲色外蔽於　奸以養成安史之亂及京師失守倉皇出幸雖田夫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其蔽於聰明甚矣使其能廣視聽任用賢能不為邪佞所惑則亂何從生哉七月己酉　上因改定書傳謂三吾等曰朕每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於奎

璧今年春暮其氣始消文運當興爾等宜考古證今有所述作以稱朕意於是禮遇諸儒甚厚各賜以綺綺衣被又御製詩命次韻和之洌恭則列於侍衛之前燕享則坐於殿中仍以朝鮮所貢玳瑁筆賜三吾及修寰宇通志禮制集要成俱倍加賞賚三十年命三吾主考會試北士偶訕竟以是獲罪三吾爲人慷慨坦夷不設城府自號曰坦坦翁至於大節則屹乎其不可奪也　上嘗欲易太子三吾痛哭曰太子天下本若欲易之置秦晉二王於何地事多忤上旨降爲博士久之乃復爲學士　史南曰可以托六尺之孤

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若三吾者非其人與方茹忠誠之薦也　聖祖虛席以待而密勿啟沃格心居多至於易簀痛哭以爭可不謂節乎贊曰星沙之南雲陽之墟嶽祗發祥是生鴻儒惟彼鴻儒台輔之器學顏之學志尹之志晚登秘省嘉謨嘉猷嗟予小子景慕前修

翰林院學士潘廷堅子𦁤傳　郡志

潘廷堅字叔聞當塗人先世多業儒有名江左然皆遁跡丘園不干祿仕至廷堅天資穎拔學問老成教授鄉邦往往爲富家延主西席元時用薦爲富陽縣學教諭歲乙未奉迎車駕駐蹕太平遂擢爲本府儒學教授明年取金陵改爲中書博士庚子除金華同知壬寅召入拜翰林學士階嘉議大夫以年老致仕廷堅爲人慎密謙恭未嘗有過爲一時所重詩文亦有可觀子𦁤

潘𦁤字章甫廷堅子幼穎悟絕人總角時廷堅與談

鄉邦耆紳文獻模楷典則輒能强識博記故於鄉曲
前輩多所敬慕比長師事附安而託交於李淮兄弟
初授太平府學教授改金壇縣主簿未幾擢爲廷居
注丙午除中書左司都事丁未拜嘉議大夫江西湖
東道按察使年尚未及四十會修大明令爲議律官
洪武元年律成尋卒嗚爲人肖父而文章清雅過之
一時所作斤碑傳贊皆散失不存子孫家多福鄉惟
相承所執象笏至今尚存焉

翰林院學士奉政大夫常齋王公景某碑銘

陳璉

公諱景字景彰自號常齋姓王氏世爲括蒼松陽人唐觀察使郎之後代有聞人父諱必莊博極羣書通性理之學公自幼聰敏異常而有至性十歲通尚書十五舉業成時元鼎已沸乃闢常齋以屏世紛益求性命道德仁義之說期於實踐凡經史子集涉獵大遍務爲文章高深雄健得古作者意當國朝洪武三年郡邑交薦不就又明年由科目進其父語之曰吾家世受宋爵暨元不競汝當思先世以儒道顯希聖

賢之迹非止於事親當移忠於君也公拳拳服膺及
至京除鳳陽懷遠教諭時方兵燹後學校甫興日與
諸生披荆榛建學宮講明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
士子多有成就上於天官考爲九州二十五縣最命
未下而父卒服除有旨徵天下博學之士浙江布政
使安然以公應詔既至訪以治道日直翰林隨班朝
見錫宴西序製藩王朝覲儀改賜日本書作樂章與
京城鐘鼓樓記太祖皇帝皆親覽尋陞大名開州知
州政寬平明恕民皆安之復修學宮建壇壝勸農桑
均賦役得新籍戶三千口若干田賦稱是會以疾歸

鄉里明年徵赴闕御書姓名於策命覆檢山東諸司
厥奏日給食大官下何授山西右叅政與右布政使
韓宜可俱乘傳至官夙夜祗若以承流宣化爲已任
振紀綱恤民隱厚風俗情吏弊善彰惡癉百司肅然
上下屬目莫不見眞儒之用不意有以稅糧撓法者按
之不伏輒上章誣以事與韓同謫居雲南臨安尊獻
屢空不以介意日以經史自娛雖故人餽遺非義者
一不受自總兵西平侯及文武縉紳莫不禮重之仰
思朝廷聲教軼於前代擬鐃歌二十平雲南頌一鋪
敘聖德以潤色鴻業爲碑銘記序雜文若干卷洪武

幸年召囘入翰林太宗即位初授翰林侍講未幾陞學士階奉政大夫承顧問寵眷日隆及修太祖高皇帝實錄與永樂大典俱爲總裁書成賞賚優渥復督清文武官貼黄舉有成績兩典文衡去取至公號爲得人六年以疾卒於官葬江寧鳳棲鄉之原享年七十有三靖難時言建文好　上問葬禮緝頓首言宜用天子禮　上從之

# 翰林學士奉政大夫沈公度墓誌銘

楊榮

公諱度字民則姓沈氏世居松江之華亭性敦敏言動不苟刻志讀書喜親筆札及長學問該博於書法尤精洪武中郡邑以文學薦而以家艱坐謫戍南詔岷王聞其賢延待甚厚時學士董公倫亦謫居南詔一見公甚相敬愛董公歸朝首薦公召還未及登用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詔求文學翰林編修令禮部尚書楊公弘濟首薦之擢翰林典籍與修太祖高皇帝實錄賜白金綵幣織金紗衣復承命書

孝慈皇后傳及古今 女傳書法精妙式稱 上意自是詔誥制勑及御撰詩文碑刻皆屬於公未幾陞檢討陞修撰復陞侍講學士 上嘉其清勤賜二品袍服象笏命大官日給盛饌以寵異之官其子藻爲中書舍人公與其弟翰林侍讀棨扈從往來兩京蒙被恩賚不可勝計 仁宗皇帝登祚賜誥推恩贈其父如公職母贈宜人公請告焚黃詔賜鈔幣給驛傳仍命濂侍其行鄉里榮之 皇上嗣位陞今職年七十有三屢乞致事不允逾年特命食祿不煩以事卒年七十有八

翰林院學士蔺公從善傳　　崔銑

蔺從善字從善磁州人山東陵縣教諭遷揚州府學教授　宣皇爲皇太孫志慕堯舜　文皇擇天下名儒輔之中選者毋得拘階序從善召授翰林編修與王直錢習禮十五人日侍講讀從善端行貌重所論上皆帝王道經先師孔子定者閱十年從善遷贊善宣皇爲皇太子從善自侍讀遷洗馬　宣皇嗣位同事者皆遷顯要甚者即拜尚書而從善獨與王直留滯不調遷者得志退遜氣勢炘赫赫從善日坐東閣中翻書暇即取秘書讀還休沐與柳菴公載酒郊遊

覽勝賦詩意洎如也又數年以久次遷學士 上方嚮學從善以舊臣見信用每進講多稱旨 上日久官不改其素從善其君子哉年七十援例求謝事 上慰留之又四年乃得請還郡而卒

黃學士諫傳

黃諫字廷臣臨洮蘭州人其先家本高郵元提舉士源之後國初遷蘭縣後為州人諫為人博學多藝工隸篆行草而尤長於八分書正統壬戌進士及第第三人授編修館閣中稱其有應變才為經筵講官景帝改冊東宮諫以侍講擢春坊庶子天順初改尚寶司卿仍兼侍講出使安南詰迂路定禮儀辨坐席辭餽贐論請正別凡為書十一通悉按經史其王皆不敢違風節凜然交人至今稱之還　朝遷翰林院學士嘗作金城黃河二賦及　大明鐃歌鼓吹辭李

貴劉定之輩皆稱美之好評品泉水自郊畿論之玉泉爲第一自京城論之　文華殿東大庖廚井爲第一作京師水記每進講退食　内府必啜廚井水所烹茶比衆過多或祁寒暑雨罷講則連飲數盃曰暫與汝辭衆皆譁然一笑議者以爲嘉話忠國公石亨事敗以鄉人出入其門被劾謫廣州通判至廣每遨遊白雲蒲澗諸山水亦評廣州泉水以雞井爲第一更名學士泉鐫題名勝多作八分書廣人多從之遊以其別號蘭坡至比之東坡云後召還卒於梅嶺驛

翰林院學士孫公賢傳略

朱睦㮮

孫賢字舜卿杞縣人也景泰五年舉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七年預修寰宇通志成轉侍講天順初爲會試同考未幾改左中允侍　東宮講讀三年考最推恩封父如其官及母妻俱授安人　純皇帝即位遷太常少卿兼侍讀成化六年乞歸省　上念侍從舊勞特命乘傳且有金綺寶鏹之賜滿三月還朝會修
睿皇帝實錄成進太常卿兼侍讀學士十四年以家艱還盡以遺產界其二弟服除以學士命掌翰林院事時　皇儲未建乃上疏請且引疾乞休示無希覬意

章並上　上皆允之　皇子立是爲悼恭太子賢歸六年卒年五十四贈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謚襄敏所著有鳴盛集若干卷刻於家　論曰余聞景泰易儲時詞林加宮保者二十餘人而有恒獨守官如舊安安於畀遜未嘗見之辭色舜卿　上建儲儀即拂衣歸終其身不出若二子其視世之競勢利者不啻徑庭矣

## 翰林院學士奉政大夫豊公熙墓碑

黃佐

先生諱熙字原學鄞人系出宋名臣清敏公稷之後曾祖考寅洪武中授訓導陞九江德化教諭祖考慶正統己未進士累官至布政使卜葬遇筮者得豐之革喜曰卦符吾姓名子孫其逆吉乎所著有古易筮法簡庵集考耘郡學教授世傳儒業以先生貴 封翰林編修加贈春坊右諭德母王氏繼母周氏皆宜人先生生而穎異志趣卓絕讀書精舍嘗署其壁曰立志當以聖人為的遜第一等事於人即非夫也士

六週母喪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倚廬三年郡守姜昇器之曰此吾郡顏子也弱冠師姚鎮授毛鄭詩舉弘治乙卯鄉薦己未廷對　孝廟親閱卷大奇之置第一已而易置第二特賜狀元袍帶嘉寵之注翰林院編修陞侍講與侍　孝宗實錄轉春坊右諭德時逆瑾用事朝士多媚之先生獨不附瑾銜刺骨出掌南京院事考滿便道歸省父歿喪之一　如喪母既免喪疏乞終養繼母不報復原職將貲望隆赫中外士莫不傾心謂宜擁持鈞軸以熙化理而忌者陰沮之久之不調　今上御極陞學士　詔定大禮先生議不

合方進用事者摭以危禍冀得所巳而先生卒守前
議不變遂得罪戍鎮海衛居十有三年杜門著書絕
口不言時事嘉靖丁酉某月日卒先是彗星見文昌
卒之日天鼓鳴浙省榜眼石坊忽崩壞先生性嚴重
不妄交一人其可者必肫肫見中底而不可者卽通
顯人未嘗一跡其門故卒與世齟齬博極羣籍潛心
六經而尤邃於禮爲文古雅典則不規規摹擬而出
入弛張一不盭於矩度至金石之作尤其所擅長者
也嘗同考禮闈主試順天武舉各一得人居多所著
有毛詩正說古易傳義禮教儀節白菴集一齋集凡

史氏封宜人子男二長坊鄉舉解元嘉靖癸未進士

南京吏部主事次墿

中順大夫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掌院事贈

禮部左侍郎謚文介劉公儼墓碑

李賢

公諱儼字宣化別號時雨上世自金陵徙江西泰和復徙吉水以儒術起家爲望族考原性號退菴隱居不仕以公貴贈奉議大夫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講妣楊氏贈宜人公爲人端介自幼不凡勤學勵行退菴知有遠大志遣從族之先達時年十六七爲文必主理雖修舉子業不爲口耳之學務探底裡嘗曰讀書豈但皮毛而已甫二十四遂領鄉薦春闈中

乙榜不就而還潛心林下二十六年正統壬戌乃得
儁春闈廷對有鯁直忠讜之詞遂擢進士及第授翰
林修撰階儒林郎學益進遂以古文名天下八年與
修五倫書十一年爲經筵講官賜勑命景泰二年考
滿階承直郎三年遷右春坊大學士兼舊職階奉議
大夫四年與修君鑑書賚有白金文綺之賚五年選進
士十八人爲庶吉士與狀元孫賢等屬公教之六年
賜誥命是年修寰宇通志爲副總裁纂宋元通鑑綱
目公復領之七年志書成進太常少卿兼侍讀階中
奉大夫錫賚益厚尋主考京闈有公卿之子欲僥倖

功名者公持公道落之遂誣公重罪賴學士高穀救之獲免天順改元皇上復位獎用忠良以公署翰林院事將有寵任之漸而一疾不起訃聞上悼惜不已特贈禮部左侍郎謚文介

景泰七年考順天鄉試內閣陳循王文有子試屬公公不爲地皆不得舉二人令其子錄試文訟公閱文不明取士徇私會譯字官劉淳卷注翰林院考中遂入貢院比書揭發落淳名二人因劾公違制并摘命題雖欲自絕語請如洪武中劉三吾等坐公罪重開科取士　上命高文義公穀覆試高公力言二臣之

子文亦可觀顧解有定額儼等無罪　上重違二人意令順天府准其子會試王文復疏辯　上不喜曰敢再言者以大臣擅法論乃已先是廬陵羅崇岳舉順天第一以詭籍斥還縣學時人爲之語曰擒有姓名還是學生搠無名氏京闈貢士明年　裕陵復位二人得罪其子竟不得試禮部

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吳先生節神道碑銘　周洪謨

先生諱節字與儉竹坡其號姓吳氏世爲安福人先生德宇寬平詞氣溫潤宣德乙酉領江西鄉薦第一明年會試第二廷試第二甲入翰林爲庶吉士　賜御製詩勉勵於中秘書無不讀而究極蘊奥乙卯擢爲編修　正統戊午同修　宣廟實錄成增俸一級賜金幣衣服　詔宴內苑西湖上三載績最得膺勅命贈封如制暨修五倫書成　賜御製書及五經四書九載績最陞侍講食從五品俸景泰庚午奉

命祀魯先王及泰山孔林是秋主考應天府鄉試尋
遷南監祭酒視廟廡堂門多腐敝久即奏請修葺
詔靖遠伯王驥督理踰年落成三載獻最　賜誥命
其畧曰端慎周詳已著育材之效公勤簡敏尤成興
學之功父母及室加恩贈封九載秩滿陞從三品俸
仍掌國學者又三載以老請休致　英廟特留之曰
國家師傅正須老成卿宜慰爾母處懇辭又踰年
英廟上賓今　上嗣位詔赴　闕改太常少卿兼翰
林院侍讀學士同修　英廟實錄以先生為副總裁
丁亥實錄成賜金織衣銀幣陞太常卿仍兼侍讀學

士少選特　賜誥贈封其祖父母以下及王淑人卒
蒙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事服闋赴京謝　恩即乞
致仕　制允命兵部給舟歸既至家容與泉石者十
餘年卒時成化辛丑七月十八日也得壽八十有五
訃聞　朝廷賜祭葬如式

太常卿兼侍讀學士林公文傳

林文字恒簡號澹軒上林人與璟同出宣德五年廷對第三授翰林編修正統初預修 宣廟實錄成轉修撰時年已五十官將九載僅循常調不為優敘不計也丁內外艱服闋復除舊職景泰三年陞春坊諭德兼翰林侍講四年修歷代君鑒成七年修寰宇志成陞庶子兼侍講天順元年 英廟復位選康定時宮僚文改尚寶司卿兼職如舊時翰林應轉學士者七人 上疑其多兵部尚書陳汝言進曰唐有十八學士是不為多遂拜學士四年請老 上謂內閣

李賢曰林文老成忠厚不可放去仍留供職五年克修大明一統志副總裁八年　憲廟即位以舊講讀官陞太常寺少卿兼翰林侍讀學士再乞致仕歸文雖年逾七十然神觀清爽應對精明安靜守禮接人無大小皆以誠意詩文體格溫醇自成一家縉紳推爲醇儒咸自謂不可及也兩考會試一讀廷試卷學者稱爲上林先生卒年八十七贈禮部左侍郎遣官諭祭營葬出彭志

通議大夫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

事贈禮部左侍郎退菴王公獻墓誌銘

王偀

公姓王氏諱獻字惟臣號退菴杭州仁和人也曾祖諱思誠元醫學提領祖諱性安冠帶醫士贈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祖妣楊氏贈淑人考諱智初封編修後累贈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妣顧氏亦累贈淑人繼母俞氏封太淑人公灾穎異羈貫知讀書記誦日數百言不煩熟復即終身不忘十歲學通經肆筆作舉子程文十七領鄉書明年景泰

學出外署而復入東閣



辛未登進士第與狀元柯潛等二十八人同進學東閣賜居第給大官酒饌及膏紙費命內閣大臣典領之蓋不別立師不出就外署一如永樂初科故事公感際遇益肆力於學工古文詞在同年中最號敏贍時公猶未娶吏部侍郎淳安項公見而奇之以女妻焉癸酉授編修修寰宇通志陞修撰天順初乞歸省賜路費實鈔逾年還朝命入內館授中貴人書癸未春同考會試會貢院火秋復試復爲同考是科先後兩入簾不改命者惟公一人丙戌修撰秩且滿先公訃至卽日陞爵星夜行抵家治喪葬竣易兩至服日

與鄉人接恂恂謹厚無一毫早達貴倨之態人以爲
難壽用薦起復之公疏乞終制服闋陞左春坊左諭
德兼修撰庚寅命充經筵日講官賜大紅織金襲衣
束帶冠履辛卯再賜大紅羅衣一襲是秋主考順天
鄉試壬辰充廷試讀卷官賜寶鏹千緡未幾陞翰林
學士癸巳賜金帶本朝學士非典誥務侍日講者皆
不與是賜蓋異數也乙未復充廷試讀卷官賜寶鏹
千緡丁酉朝廷用儒臣議追崇先聖禮樂遣公祭告
闕里比還適所嘗與修宋元通鑑成陞詹事府少詹
事仍兼學士戊戌　皇太子出閣命侍講讀於文華

掌院十六年

殿又命偕學士南昌謝公敎庶吉士梁儲等於玉堂外署滿三載乞恩移封父母詔許之今制凡朝臣五品已封者即四品不封先是既贈諭德今加贈詹事皆兼兩銜妣亦由宜人加恭人人罕與爲媲辛丑主考會試壬寅修文華大訓成陞今官丁未再充廷試讀卷官復再賜寶鈔蓋自擢第入翰林於今三十有七年先後握院章者十有六年而年已五十餘後進推公爲先達知已期公於大用公雖謙不自居而亦頗自信其必至然訖不登樞筦履要劇以少展其所抱負君子惜之

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价夫郭先生維藩墓誌銘　　吳國倫

先生姓郭名維藩字价夫大梁儀封人卜居杏岡之東門人稱杏東先生父廷珪中憲公起家進士授南京戶部郎調刑部郎坐執法忤權貴人謫膠州稍遷至程番太守程番去中州萬里所治多蠻夷部落公遂無行意與配太恭人賈偕隱里中課子終其身先生自少丰神慧朗十餘歲即強記善屬文弱冠從中憲公南京時南陽王公爲他曹郎先生慕而師之自是尚學以益精贍而文思日益裒然絕羣比還中州

則中州諸經生未有不下先生者弘治戊午先生舉於鄉正德辛未舉進士推擇爲庶吉士入史館讀中秘書雅有公輔之度甲戌授翰林檢討丁丑春　命同會試所取多海內名人是年四月考績　上嘉之誥封其父母已即請告衔命馳里中奉　上所賜金緋爲中憲公太恭人壽里中父老皆喜而相告曰往公棄二千石如敝屣今厚發其嗣而所有餘榮若此甚士哉辛巳擢南京國子司業先生謂大學賢士所關乃毅然修復師氏之教日端坐帷中與六館諸博士弟子講授經業蓋居國子三年士習一正嘉靖乙

西擢侍講學士視南院事先是院廨蕪圮官屬多不
備即視院者又多傳舍居之已遂鞠爲場㙮先生曰
茲豈非昔人所比於登瀛地乎奈何坐令其蕪圮而
不支一木也乃括院中所儲公貲得數百金又稍稍
捐月俸佐之未數月葺治一新覩者籍歎曰郭先生
來吾曹復覩翰林矣丁亥奔中憲公喪歸己丑又喪
太恭人相繼哀瘁幾不勝禮辛卯起復故官尋改侍
讀學士與　內制壬辰春　命主會試先生以史臣
嫺於辭令又數爲　朝廷得士稱任使以故受知
今皇帝有　詔進講經筵又輒從講中開陳化理啟

沃　上心嘗講尚書天惟純佑命章末獻言曰願去
操急之習而務博大之風　上諭輔臣曰維藩言有
指其使究言之於是先生草疏無慮數千言防民邪
正士風辨賢才闢僞學罷選貢復吉士崇師儒廣言
路則其大槩也疏入　上多采納行之後又講尚書
古之人猶胥訓告章末又獻言曰古人非止殷三宗
周三王乃爾聖如帝舜其臣猶以逸樂戒之而舜不
以爲忤此正胥訓告保惠敎誨意惟　陛下哉擇未
幾坐失頌白兎瑞免官歸里中乙未　上思舊臣
召還先生官如故先生又進講大學衍義　上甚嘉

恍賜金幣寶鏹丁酉四月擢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
硯悅事是時朝士大夫見　上簡遇正人謂先生且
入相乃一夕疾忽作不起訃聞　上悼之賜諭祭敕
有司營葬事先生其可謂以榮名終乎

朱侍講學士升傳 汪[illegible]

朱禮侍

朱升字允升休寧人後徙居歙幼師鄉貢進士陳櫟剖擊問難多所發明櫟深器之至正癸未聞資中黃楚望講道湓浦偕趙汸子常從游明年春歸講學郡城紫陽祠始作經書旁注是年秋登鄉進士第丁內艱後四年戊子省投池州路儒學正庚寅始之官學之田歲入富於他學而官吏蠹食之弟子員日僅一飯教養無方師生解體升始至則舉吳文正公澄鼠牛之喻會出入整齊廚去宿弊晨與講授以身示法江南北學者雲集明年淮甸兵起又明年壬辰秩滿

南歸而蘄黃之兵至徽矣自是連歲勝負相尋而所居併在窮山雖避兵奔竄往往閉戶著述不輟越五年丁酉大兵下徽被　旨召見　上潛邸冬辭歸明年梅花初月樓成　宸翰四字賜焉嗣後連歲被徵受命既就道不辭比至見　上有所訪問後亦不強留也吳元年丁未授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次年　聖上肇登鴻寶改元洪武車駕幸汴得告歸省丘墓冬未再行仍以年高得請致政而歸明年庚戌冬十二月以疾終年七十二自幼爲學即以列聖傳心爲主踐履篤實用爲工上窮道體

曲探元化調聖人精義入神之功或寄於百家衆技之末是以一事一物莫不旁搜曲探沿流泝源謂濂洛既與考亭繼作而道學大明於世然後學者往往循途守轍不復致思其已明者旣不求其真知而未明者遂謂卒不可知豈前賢所深望於後人者哉加以詞章浮靡之習蕩其中科舉利祿之心誘於外是以聖學明而實晦飄流忘返慨然思所以救之於是考六書之源究制作之始以得名言之義味詞助之旨以暢指趣之歸而聖賢之心見於方冊者始可得而見然後傍參之以傳注之文究極乎濂洛之説纔

玩乎其所已明而深究乎其所未明嘗曰先儒傳注之意所以求經之明也而近世舉業往往混誦經注既不能體味乎傳注而返斷裂其經文使之血脉不通首尾不應知味樂學何所自乎於是始作諸旁注離而觀之則逐字爲訓合而誦之則文義成章綱提目舉一覽可知其有訓而未類疑而未安者必窮研極慮不合乎聖經不止也皆曰旁注之作也知其蘊者以爲小學訓詁之入門悟其妙者知爲研精造道之要法平生之所以有得於聖經之蘊者以此此學道之大槩也於易則有以見夫河圖洛書之異也而

原則同先天後天之殊也而實則一序卦之說則本乎與澄之卦統以總其綱表章乎蕭漢中之說以極其趣他如四卦從中起之故方圓往來逆順之妙蓍七卦八之實迹用九用六之微機卦象神奇卦變之定法貞悔元吉之大義三陳九卦之要旨諸如此類有得於前聖之心者旁注不足以盡其蘊則又列於前圖以表之而千古不釋之疑於是乎定於書則蔡沈受命作傳惜其成於朱熹既沒之後門人語錄未萃之前是以猶有未備者乃參考諸說以折其衷成書傳緝補其缺而正其僞又直釣之曰書傳補正以

翼之而未察之旨於是乎備他如禮經大祀未齋春秋書法未明三聖執中之本旨孔門求仁之要義中庸知仁勇之統尊德性道問學之說孟氏存心養氣之異用風人詩章之體音韻之說諸如此類皆涵泳玩索有得乎聖賢之旨者其異也非立異以要名其同也非雷同而苟合今不能悉錄平生處已以儉待物以仁恩以濟鄉隣巽以處患難犯而不校寬而有容是以遐邇宗師小大咸服然天性剛直不肯苟同以其出自公心人受其責者亦未嘗怨也自幼學至於捐館六十年間雖出處不常未嘗一日釋卷編錄

考索日益月加勤成卷帙所注書有易書詩周官儀禮禮記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孝經小學旁注讀老子孫子亦爲旁注他如小四書小學名數醫家諸書之奧義葬書之說皆有紀錄茲不盡載其在 國朝有所擬議隨即廢毀無存 制誥表箋前後文藁若干卷俱藏於家吳元年丁未授翰林侍講學士制 朕聞洙泗集羣賢之大成新安爲文公之闕里先後相望斯文盛昌況新安之有人與前賢而同氏允爲博古通今之士耆年碩望之英是宜備顧問於內庭參密命於翰苑惟茲華要用寵師儒尒升趨鏘禮法之

場屋擢傳註之表羣經獨得其趣諸子莫遁其情網羅百家馳騁千古自其潛心積慮至於皓首蒼顏用功勤矣朕開基以來歲爾徵聘戔戔束帛為矜式於國中青青子衿來英才於館下議禮作樂郊廟所資修已及人國家所尚擢登玉署侍講彤闈鳳池兼掌於絲綸麟史仍參於筆削天地交泰有資贊翊之功雲漢昭回共致文明之治可授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

與元年七月乙亥先是命選道童俊秀者充樂舞生至是始集　上御戟門召學士未升領樂舞生入見設雅樂閱試之　上親擊

石磬命升辨識五音升以宮音爲徵音　上曰何乃以宮作徵邪起居注熊鼎對曰八音之中石最難和故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上曰石聲固難和然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和則八音和矣因命樂生登歌一曲　上復嘆曰古者作樂以和民聲格神人而與天地同其和近世儒者鮮知音律之學欲樂和顧不難邪升等對曰樂音不在外求實在人君一心君心和則天地之氣和天地之氣和樂亦無不和矣　上深然之　十一月壬辰以翰林侍講學士朱升年老免朝謁　洪武元年二月定宗廟時享之禮翰

定宗廟時享之禮

林侍講學士朱升侍制詹同等奏按禮古者祫禘烝嘗四時之祭三祭皆合享於祖廟祭於各廟者惟春爲然自漢而下廟皆同堂異室則又四時皆合祭矣今　廟時享亦宜倣近制合祭於第一廟庶適禮之宜中無煩瀆也　上命春特祭餘三合時祭

[illegible]

洪武元年三月辛未朔命翰林儒臣修女戒謂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爲本正家爲先正家之道始於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使預政事至於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以驕恣犯分上下失序觀歷代宮闈政由內出鮮有不爲禍亂者

也夫內嬖惑人甚於鴆毒惟賢明之主能察之於未然其他未有不為所惑者卿等為我纂述女戒及古賢妃之事可為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　洪武元年三月戊戌翰林學士朱升以年老乞致仕詔許之歸石門後終於家　洪武十五年二月丙寅陞吏部司封員外郎朱同為禮部試侍郎同翰林院學士升之子也　洪武十六年十二月賜禮部侍郎朱同等襲衣

東平雜記云翰林朱允升國初名儒也一時制誥多出其手如於李韓公則曰漢廷命相蕭何在曹參之

前唐室紀功玄齡居李靖之上於徐魏公則曰起兵
濠上先存捧日之心定鼎江南遂作擎天之柱於常
鄂公則曰可謂馮異功不小於鄧禹潘美義無忝於
曹彬於劉誠意則曰學貫天人才兼文武皆妙待其
實今文衡皆未收入

文學博士方公孝孺傳 侍講學士 鄭曉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台寧海人父克勤元末隱居國初守濟寧有惠政公幼精敏絕倫雙眸炯炯日讀書積寸爲文雄邁醇深鄉人以爲小韓子年十四五侍父宦游齊魯閒歷覽孔子周公廟宅問陋巷舞雩所在從宋濂游同門多天下名士一旦盡出其下先輩如胡翰蘇伯衡皆自謂弗如公頗末視文藝恒以明王道闢異端爲己任進修所詣月異而歲不同世咸以爲程朱復出嘗臥病絕粮家人以告笑曰古人三旬九食窮豈獨我哉洪武十五年以吳沈揭樞

薦召見　上嘉其舉動端整謂皇孫曰此莊士當老
其才輔汝遣還鄉會仇家得罪詞連公籍其家械送
闕下　上識公名特開釋令奉祖母挈妻子還二十
五年又薦召至　上曰今非用孝孺時稍擢漢中府
學教授日與諸生講明聖學蜀獻王聞其賢聘爲世
子師公每見必陳說道德王喜甚講經論文無虛日
爲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皇太孫卽位初廷臣交薦
召授翰林博士進侍講尋陞侍講學士暨董倫經筵
備顧問公德望素隆一時倚重凡將相大政議輒咨
公　上好讀書每有疑卽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

面議可否必命公就展前批答公嘗作書事詩曰斧扆臨軒几硯閒春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久攜得香烟兩袖還又曰風軟彤庭尚薄寒御爐香遶玉欄干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時大召名儒修　太祖實錄及類要諸書公爲總裁會改謹身殿名正心公獻銘作凝命神寶公又獻頌皆規正君德比定官制改公爲文學博士靖難兵起日召謀議詔檄皆出公手兵既渡淮及江上畫策堅守誓死社稷建文君遜去　文皇以姚廣孝言召用公不肯屈繫獄一日遣人諭再三終不從又召公草詔及見

悲慟徹殿陛　上降榻勞曰先生無勞苦余欲法周
公輔成王耳公曰成王今安在文皇曰渠自焚死公
曰成王即不存何不立成王之子　文皇曰國賴長
君公曰何不立成王之弟　文皇又曰先生無過勞
苦置左右授筆札又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公大
批數字云云投筆於地又大哭且罵且哭曰死即死
詔不可草　文皇大怒命磔諸市公慨然就戮爲絕
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
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徇君兮抑又何求嗚
呼哀哉兮庶不我尤年四十六復詔收其妻鄭鄭先

已經死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公和粹貞諒事親孝處師友篤恩義克勤守滸寧被誣謫戍江浦上書乞以身代父不報宋濂葬夔州公自漢中走荊楚往祭墓且言之蜀王軫恤其孤嫠俾至與林右王紳鄭濟劉浩葉見太諸名士友善切磨道義被薦將叔英與書大率以時措之宜為言公深然之及與政又頗慕古王政即欲見諸行事以故多紛更卒無成效其文章大類蘇氏而正論過之嘗謂道之於事無乎不在列為二十八箴又作雜誡三十八章以自警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謂先王之治先德化

而後政刑作深慮論十首以蹇臣女主夷狄雖一天下不可爲正統作釋統三篇多先哲所未發者四方爭購得一字實於金璧所著有遜志齋集四十卷又有周禮考次大易枝辭武王戒書註帝王基命錄文統宋史要言諸書逸不傳洪熙初 仁廟嘗謂羣臣曰若孝孺輩皆忠臣詔奸臣黨與從寬典方氏遺族始有赦還鄉者因立祠堂祀公成化初文始行或曰錄公家時得魏與文澤周旋藏其幼子以故公尚有後謝文肅公詩所謂孫枝一葉是君恩也公死節事至今百六十年人皆歷歷能言雖人人殊其成仁取

義之死靡悔斷然不可泯滅而同時文學柄用之臣際會功名史有別書以故彭惠安公澤哀江南詞有曰役來奸佞儒巧言自粉飾折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

仁宗即位之歲十一月召禮部尚書呂震與御制曰建文中奸臣正犯悉受顯戮其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習匠功臣家為奴今存者既經大赦並宥為民給還田土尋撥長陵神功聖德碑文稱建文君雖退廢猶書其沒曰崩當其在位猶尊之曰朝廷又諭羣臣曰若方孝孺輩皆忠臣詔從寬典於是天

下始取爵孝碍諸宛義者爲忠臣云

翰林院侍講學士武周文

永樂四年　上御奉天門翰林侍講學士武周文陛辭命賜之賜坐與語良久　上曰卿篤學惇德宜在朕左右然春秋高矣不欲煩勞宜歸家享子孫奉養以終天年周文起頓首謝又命賜酒饌楮幣給驛傳送至家　上顧謂翰林侍讀胡廣等曰周文亦樸願端方廣等對曰　陛下待儒臣進退之際恩禮俱至儒道光榮多矣　上笑曰朕用儒道治天下安得不禮儒者致遠必重良馬粒食必重良農亦各資其用耳

翰林院侍講學士奉訓大夫泰和曾公鶴齡行狀

劉球

曾公諱鶴齡字延年一字延之其先避五季亂自金陵徙江西因家泰和父贈翰林修撰伯高母太安人胡氏夢星墜臥內生公公少異常兒及受學家庭不煩督責自力於業既冠與其兄椿齡以書經同領永樂乙酉鄉薦明年春試留養未行其兄遂第進士為翰林吉士翰林沒仰事俯育之責萃公一身繼遭父喪內外蕲然無足賴者授學徒以自給而從焉者衆貲入益不貲遷於故業邑城之西為久安計諸子頗

長足事專遂辭太安人赴永樂辛丑會試當今少卿廬陵楊公司文衡務先典實之作以洗浮靡之弊首公文優拔粹行之廷對居第一擢翰林修撰洪熙乙未物封贈父母妻宣德改元奉命如南嶽及舜神二陵修祀事宣德庚戌同考禮部會試修　太宗仁宗實錄成受白金綺幣之賜進秩為翰林侍讀明年乙卯省道聞太安人訃哀毀終喪復官預修　宣宗實錄正統戊午書成受賜如初進秩為翰林侍講學士尋授奉訓大夫是秋考順天府鄉試初試之夕場屋火試卷亦有殘缺者有司懼罪不敢以聞更試為言

監欲請葺場屋以終後兩試公曰必更試然後百弊除不然雖無所私亦招外謗朝廷何惜一日之費以成此盛舉哉有司具二說以進命下悉如公言衆皆稱服得士亦濟嘗自謂吾齒未艾而精神覺已衰吾生其不久乎一夕課其子忘倦明旦造朝與同列言笑自若退而得疾未半晝沒館閣中大爲之慟歷春秋五十九

翰林侍讀學士奉朝列大夫張公以寧墓碑

楊榮

公諱以寧字志道其字也元贈禮部尚書諱留孫之孫中奉大夫福建江西行省叅知政事諱一清之子其先有光祿大夫諱睦者自光之固始從王審知入閩始居古田之梅溪公生賦質清粹神采燁煜襁褓中即嗜讀誦甫六歲日記千言嘗與羣兒遊寺中僧人難之以對公隨口酬應意甚超卓聞者歆羨八歲時人訟其伯父逮於獄公忿不能平詣邑伸理令異其言有俟斤命賦琴堂詩立就且出語新奇伯父由是

時擇年十五承父命往尊信受學於韓古遺歷五年
方歸學業大進鄉之學者莫不推許之登元大定丁
卯進士第初任黃岩州判官不踰年以討捦補海寇
殄盡民賴以安繼陞眞州六合縣尹有惠政及民以
丁內艱去官服闋將上京師爲兵所阻教授淮南者
十年後復徵至國子助教累官翰林既入國朝拜翰
林侍讀學士朝列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每承顧問
多所稱益賜誥褒諭恩賚特厚焉洪武已酉夏六月
奉命齎詔印使安南封其　王未至而王卒國人請
授其世子公不聽遣人請命於朝且教其世子服三

年喪并令其國人效中國行頓首稽首禮朝廷嘉之
賜以勅書比之陸賈馬援并御製詩八篇以獎諭之
未幾得疾卒實庚戌五月四日也

## 翰林院侍讀學士王達傳

黃佐

王達字達善常州無錫人世編氓至達始業儒家素貧嗜學不倦聰敏博聞考索精到爲文辭援筆立就不喜浮靡惟務篤實事親能盡子道閭里則之嘗受經於錫先生張壽甚見器重後壽拜禮部尚書復往卒業京師學士宋濂見達端重簡默而丰儀卓偉嘆異其才折輩行以相交及歸而縣令辟爲鄉校師達訓廸有方學者多所造就改除大同府學訓導教如鄉校時革除年間以薦入爲國子助教六館諸生多從其門朝夕請益達誘掖開誨講說論議終日不倦

成德達材之士彬彬然出達門下初成祖居燕藩聞
達名及即位召與語稱　旨太子少師姚廣孝復薦
之遂入翰林爲編修時方治革除年間奸惡　上問
曰建文君過失達對曰可與爲善但輔導非人故誤
之耳　上不以爲忤與修　高皇帝實録尋陞侍讀
學士總纂永樂大典爲總裁兩知貢舉得士尤多嘗
厭觀學頌達謙和恭慎爲文章有典則援引證據必
本於六藝作詩有唐人風韻晚號耐軒又號天游道
者有耐軒集詩書心法易經選注尚友編桂林機要
詩小序及梅花百詠詩藏於家達性不飲酒甘清澹

昧然常患氣疾時遇寒暑輒發及臥病篤　上命醫
往視永樂五年六月卒年六十五　命有司歸其喪

侍讀學士徐穆傳

徐穆字舜和江西吉水人弘治癸丑進士第二人授翰林編修秩滿遷侍讀與修歷代通鑑纂要朱元論斷多出其手同考會試者再得倫文叙董玘皆爲榜首及其他名士尤多人服其藻鑑　上即位命充正使頒朔於朝鮮及境驛告國王迎詔不郊迎不道跪穆援古證今反復折辯王能以禮屈之王屢遣陪臣代質疑義剖析不遺凡所餽獻悉拒弗納國人皆嘆服與修　孝廟實錄充經筵講官劉瑾專政託橫充政務名謫諸翰林爲部屬穆時已丁憂去猶不免擬

本傳

爲南京禮部員外郎服除改南京兵部未至任遷職
復爲侍讀比內閣以翰林春坊多闕員疏其有資望
者臣穡名在疏中翌日遽卒其子承年以請特予
爲侍讀學士蓋異數也穡才性明敏爲文筆千百言若
不經意者博極子史於凡國朝故實兵民利病以及
四方地里險易俗尚薄厚歷歷如指諸掌每稠人廣坐
中議論英發畧無諱避穡素所自負蓋欲一試以𤼵
功業年僅四十餘而卒人皆惜之

學士姚明山先生淶墓誌銘　趙時春

翰林院侍讀學士姚公淶字維東號明山浙之慈谿人也考總制兵部尚書諱鏌以文學進士高第歷禮部郎督學按察晉都御史撫延綏督廣兵討戮叛牧擧猛以明大義法皆應具　國史配張夫人夢吞日擧與五色烏投懷遂生公六歲夫人卒公踊頓如禮七年就學聰慧強記尚書命爲龍文公以代天行雨問世教民對成童知屬文於途得遺書遂引楚人志言使人得之所爲尤好觀史窮其成敗治忽及長狀貌奇偉世稱鉅人尚書兵備汀漳山寇發閩人大震

公郎挾弓矢助討寇賡設方略寇遂靖擧正德丙子
鄉試第七人嘉靖癸未禮部第二人及　廷對遂冠
多士拜翰林院修撰尚書亦自延綏還拜工部左侍
郎父子同詣　闕謝縉紳以爲榮次年大禮議起公
偕臣寮伏　闕爭之同杖於　廷得復官尚書以三
品蔭公子公推與庶弟其孝繼母友諸弟類如此丙
戌爲會試考官尋命備經筵官奉使淸黄公撮其要
爲錄使世臣咸知　國制以馭吏奸壬辰爲　廷試
受卷官充經筵講官丰儀峻偉陳義誠切　上嘉焉
九載考績例進左春坊左諭德與修明倫大典每晨

大璫出盡心綢摩大同兵變戕主帥公密謀告當柄者以誅其首惡而宥其脅附且薦同年進士楚公書可任楚竟平大同常疏請帝王廟去元世祖主以正華夷之分初被郤後卒如公言十年　命校　累朝寶訓成　上賜宴內廷加錦繡裴衣晉侍讀學士安南不貢時議欲討伐公謂此畢使事耳可不煩兵卒如所料丁酉主北畿試得士登甲榜者多文詞爾雅明後世以為式某歲丁尚書艱特賜馳驛歸葬孝勤備至遘厥疾卒後　上嘗問髯狀凡何在比以公憂去及卒對者深悼惜之　特賜祭公明達魁岸其學

長於吏務求政要爲經濟事不拘拘文詞常曰三代
而後漢與外戚共天下唐與女后宦官共天下魏晉
以下與膏粱子弟共天下宋與白面書生共天下元
與族類共天下我　朝皆無之可謂盛矣但邊防海
運最爲今日急務遂作邊圖凡道途往來關隘險阻
之處指諸掌不幸燬於火謂海運當講於平居時又
曰中國之兵强夷狄之兵弱創業之兵强守成之兵
弱叅草昧法簡而嚴中世法繁而寬簡而嚴所以用
會繁而寬所以多敗又論學曰大凡論學不可立黨
立黨則必爭奚能見道昔者朱陸之辨虛心求是也

今日之辨朱陸私心求勝也言愈多而道愈晦矣持
論侃侃聽者忘疲

弘文館學士羅公復仁傳　　王時槐

羅復仁吉水人少嗜學博覽經史尤通天文書初僞漢辟爲翰林編修復仁知友諒盜雄非帝王器遁去壬寅　大明兵取九江復仁杖策來歸　大祖甚喜置左右癸卯從破友諒於鄱陽齎蠟書招袁臨吉贛諸郡甲辰友諒子理固守武昌不下　命往諭降之擢國子監助教以老故賜小車出入每宴見賜坐食秋丙午使山西反覆以天命人心曉譬之擴廓感悟洪武元年遷翰林編修二年齎詔諭安南歸所侵地安南遺金貝土物甚多却之　大祖聞其事益義而

嘉之遂拜弘文館學士復仁敦茂簡樸若草野倨傲宮庭中了了　太祖與談率意陳得失無所顧避嘗操南音以對　太祖顧賢其質直呼爲老實羅而不名嘗幸其第復仁方操塗具完壁急呼妻抱兀坐上上曰賢士豈宜居此命　賜第城內邇　天壽山製水龍吟一闋以獻　上悅厚賜之尋乞致仕許之歸辭　賜大布衣題其襟曰怯雖粗率忠直可喜賜汝布衣放歸田里久之復召乘傳至京師奏減江西秋糧軍稍等事　上憐其老留三月乃賜玉帶鐵杖衆馬食具遣還於家復仁從容侍帷幄隱玉於璞

深交 上知始終無替以壽考終有玉堂倡和集行

於世

# 侍講林公環傳

林環字崇璧後塘人唐九牧葦之後幼倜儻不羈聰慧過人閱書多底誦下筆成章方在澤宮時文章已爲人所重永樂四年　廷對第一授翰林修撰明年陞侍講預修永樂大典爲書經總裁官兩考會試擧名籍甚十三年　扈從巡幸卒於北京年四十環負材聽世務特爲　文廟所器一時儒碩亦厚望之沒無不悼惜焉

翰林侍講陳先生全墓誌銘　　陳　循

翰林侍講陳先生果之以永樂甲辰十二月十八日卒於官陳之先先之固始人避梁開平之難從唐節度使王審知來閩居玉融之南陽又自玉融析居長樂之江田里曾祖汝嘉祖景猷父伯惠皆有隱德母黃氏先生諱全果之其字自號蒙菴未生之前四日父卒既生析毋物於哀苦之餘遂有成立稍長岐嶷如成人有大志事母甚孝處鄉族甚謙謹從族父江山令仲賓受業以穎悟稱諸父嘗謁先隴於阮郎峯行有賦詠時先生踰十齡亦嘗侍行作詩諸父益器

重之令攻壙屋之文爲邑庠生卒業於其族兄濬齋
博士大有造就永樂乙酉之夏預宴集於族中園亭
既而醉臥樹下有二紅蛇交繫其腰或曰勿怪此綬
徵也是年果領鄉薦明年會試　廷對賜進士及第
第二人擢翰林編修尋歸省於鄉比還預修永樂大
典書成被召赴　行在修性理大全諸書受　賜賚
陞侍講　車駕南還比復巡守先生以老得免扈從
後署院事在兩京多預考鄉試會試克精衡鑑其爲
人謙和而篤實其居官慎密而公勤學士大夫皆以
先生老成每見稱重無間言焉一日聞母宜人訃至

故事京官有喪皆赴　行在請　命然後歸葬時先
生適有疾且值氷凍或勸少待疾瘉氷解而後北行
先生曰有是哉死生命也吾為君親不得顧此遂行
在途一如喪次哀痛不輟還至南京甫十三日而卒
距其生元至正巳亥七月十日享年六十有六卒前
一日呼幹語曰吾荷　國恩在北皆託祖父之餘蔭
慈母之大德所致死無可憾惟君親不能報為可憾
耳爾兄弟其毋墜先業庶有聞於他日餘無所及平
生詩文有蒙菴集若干卷藏於家

翰林侍講承直郎王君進墓誌銘

楊士奇

宣德元年三月一日翰林侍講王進汝嘉卒館閣自大學士而下咸走會哭已而共嗟咨歎曰當 國家用儒之際柰何其喪賢者且兩朝史事方嚴柰何喪文學老成人相與悼惜不已汝嘉爲人惇實內貞外和行修識明學該博尤熟書春秋爲文章和平寬厚一傅於理勤職務雖老不倦雖風雨寒暑不自逸而折衷羣議辭氣雍容簡而適當故所爲悼惜之者非徒以寮寀之故交游之私也其先京兆人家蘇之長

洲立中仕松江府知府生三子璉洪武中吏部主事汝玉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編修季汝嘉也自幼喜學問穎敏異羣兒十歲從師受經下筆敷繹義理已肆律動其長者侍松江君宦游浙東西所親炙日廣造詣日深矣平居孝親敬兄一本於至性嘗坐累謫戍五開後舉明經為武昌府學訓導歷九年陞大庾縣學教諭所至盡心欣翅學者率見成效初被召修永樂大典為副總裁又召修四書五經性理大全書成皆受重賜遂陞翰林五經博士授迪功郎秩滿陞侍講授承直郎永樂中考鄉試應天府廣西廣東各

一考會試禮部三無敢干以私者洪熙初建弘文閣將翰林學士楊君溥偕汝嘉四人者受命日直其中禮遇甚厚汝嘉與人交久而敬潛而可親於義當然未嘗有所不盡一時王氏之盛汝玉汝嘉先後入翰林汝玉文名聞天下而士君子論行已有道益於汝嘉無間言云

翰林院侍講承直郎贈翰林院學士謚忠愍劉

公球傳　　彭　韶

公諱球字求永一江西安福人永樂十九年進士權禮部儀制主事取前後條例類輯爲一帙於是禮儀制度不煩考索一檢閱之頃可盡得之尚書胡濙加敬重嘗奉使掌蜀府喪禮王厚餽之堅却不受正統初詔求文學之臣濙首以公薦預修宣廟實錄成改翰林院侍講食五品祿公事兄甚謹同居合食始終無間言從弟玭爲莆田知縣秦夏布一疋即日封還貽書戒之曰守清白以光前人此非所望於賢弟者

其在經筵拳拳於開道啟迪凡考校編纂之事尤克
盡心而爲人寬厚議論慷慨不爲阿比逢習平居憂
時之心恒切歲己未庚申京師大水民饑上陳渠淮
拯濟之方時北虜數來貢公深以爲慮已而麓川不
靖遂王振操柄之初乃逞其忿大舉兵伐之公上章
大意欲罷兵屯田以招降之專意於西北邊防以備
虜寇癸亥夏雷震奉天殿鴟吻詔求言時麓川再叛
發兵往征之公復陳十事一言宜親政務權不可移
於下大監王振覽之怒欲置之法適編修董璘自陳
願爲太常卿得罪振令錦衣指揮馬順深探其獄謂

公旹此謀陛前猝去公見刑不知所謂但曰死訴太

祖太宗遂死於獄年五十二景泰初贈翰林學士謚

文愍

劉忠愍公死事狀　羅洪先

鄉人錦衣指揮彭德清往來王振門下頗用事諸公卿率趨謁而公獨不為禮彭啣之會公上疏彭欲假以相報乃激振曰劉某疏中權不下移之言暗指公也振既大怒而公疏中嘗言大常不可用道士宜以進士處之未幾編修董璘自陳願為太常少卿振因誣公與璘同謀故先以言為璘地并逮下獄已而陰

喉錦衣衛使馬順以討殺公順是時掌衛事一日五更擁一小校推監門入公與董璘同臥小校前持公公知有變大呼曰　太祖　太宗之靈在天汝何得擅殺我小校持刀斷頸流血被體屹立不動順走前本足踢倒因曰如此無禮遂支解之裹以蒲包埋衛後空處董從旁匿其血裙數日密歸公家家人始知公死乃以血裙爲襯歸葬小校失其姓名本盧氏人與耿公九疇爲鄉隣耿素愛其年少俊美因與往來後久不至甚訝之一日見耿耿覩其貌黧黃不類借之曰得無有他疾乎何黧至是小校吐實且曰順先

一夕密語某曰今夜有事汝當早來至期今懷刃相隨追於勢不敢不行比聞劉公爲忠臣是某無故作逆天理事兇有餘罪特來别公且謝誤愛耳因慟哭悔恨不自已未幾果卒耿與廣信僉都御史高公明嘗言之高語永豐鍾恭愍子知縣啟啟以語東廓先生而洪先讀先行人如塘手記公下獄在正統八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一日而變作二十三日家人始得聞之又二日乃敢發喪當是時親朋無相吊者踰月而歸此事固秘莫得其詳公諱祭自二十一日後逆三舉蓋亦疑之不知實二十一日也先行人手記

日載輔兩諸細碎此事甚大且經目擊其必審不謬且數往哭其家無所嫌畏土木之難甘心隕首豈朝夕之故哉始鍾公復與公同館相厚善封事實約與偕頃成爲妻所窺泣勸乃止明日公如其家鍾他往妻大罵曰汝自幹事何得累及他人乎公驚走且嘆曰鍾固誅及妻孥耶遂獨舉未數日鍾病死妻亟悔之每號輒曰早知若是曷與劉侍講公同死耶其子同年尚稱習聞之比長疑以相問毋告故同懷忿恨嘗欲申父志比後諫易儲杖死入祀郡中忠節祠與公同月迎主且聯坐云

## 翰林侍講彭公敎墓誌銘

彭華

甚矣人材之難得而易失也吾吉雖號多材而科第文學志識行檢若彭敎五者於今何可多得廼僅四十有三而沒彼蒼蒼者豈於材亦有所忌邪敎五病見愼醫藥更數醫病益劇然予往視每力疾起坐卒之日始不能出于退少間遂不起成化庚子七月館閣自保傅以下咸弔祭痛惜之敎五自幼穎悟出羣未能言時父兄戲指齋堂題額語之明日試問焉即能歷指以復四五歲敎之書捉筆書點畫不爽口占韻語輒成章天順巳卯擧江西鄉試第一越四年會

試中第二又明年　廷試擢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承
務郎預修　英廟實錄編校精勤成化丁亥進儒林
郎　賜勑褒嘉并封父母妻是秋書成進侍講階承
直郎賜白金文綺戊子丁外艱辛卯起復壬辰同考
會試尋丁內艱丙申起復丁酉考順天鄉試己亥始
侍　經筵於是已沾疾矣數五博學強記窮探力索
必得乃已爲文章奇氣逸發光彩奪目而章鍛句鍊
與則奮嚴評論今古是是非非確然不可枝於事無
敵鉅勁欲方駕古人家居篤孝友執親喪哀毀骨立
蔬食苫寢非杖不能起見者莫不動容父在殯鄰火

倉皇遷避有項二百餘家俱灰燼獨殯遷室得無恙
人以爲孝誠所致山澤湍悍作舟以濟且規爲經久
計其它所欲爲者尚多數五莊重英毅崖岸嶄絕言
動不苟抱負遠大初自書生不四五年間進位侍從
銳意天下事若無難者俯視功業可拾取也既連遭
喪偃游無所事乃杜門刻勵自持無一躁戚語然竟
不及一施以至於没數五諱敎吉瀧江人

# 唐愚士侍讀傳

唐愚士名之淳以字行浙江山陰人有異質負奇志父肅仕國初應奉翰林文字愚士侍肅歷遊名士大夫間宋濂亟許其才勉之學年二十已有聲於時肅謫死臨濠愚士辛勤扶喪歸葬求父遺文荒郵敗壁高崖斷石靡不窮探備錄時時伏讀淒切聞者掩泣愚士美華札為文贍蔚有俊氣尤長於詩洪武中當道屢爲薦謝不就曹國公李景隆好士爲勳戚第一聞愚士名聘爲子師征行四方皆與之俱歷燕蘇秦周覽前代遺跡援筆而賦詞旨超絕躐蹤一時性善飲

酒飲酣高談傾座時問諸護日夜不窮建文辛巳詔詞臣集經史中數千載事爲一書以考治亂昭鑑戒命舉儒通文學之士共事編纂方孝孺以愚士薦帝亦雅知其名趣召至賜冠帶拜翰林侍讀與孝孺同領修書事日以前漢書進讀未幾病卒年五十二所著有萍居稿文斷諸書

翰林侍讀承直郎陳公振行狀　劉球

陳之先光州固始人唐末之亂有諱攸者從王審知入閩至君父週封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母林氏福人君諱振字叔剛以字行號綱齋自幼端重不與羣童狎稍長課詩有奇句從武岡訓導劉九疇受春秋由邑庠生領永樂甲午鄉薦上春官不偶退卽閉戶研窮經傳子史深有造詣遂第辛丑進士例得依親以廣學乃就諭德林尚默先生問古文法先生作原文貽之歸則旁搜遠討其功倍於肄舉業時其學與文遂並進宣德丙午召至京擢四川道監察御史

會修兩朝實錄膺薦預纂修之列以課最推恩封其父母妻實錄成受襲衣白金文綺之賜陞翰林修撰時以他官預纂修者數人獨君得留翰林衆以爲榮君亦早夜孳孳圖報稱非有疾痛不安即無一日不在官於職務尤克勤恭以底績同列中或有他故以其職事託之亦無不盡心公退輒坐靜室讀書爲學不倦非其分內事未嘗預人以故多賢之先生長者咸器焉丁母憂去官廬墓側哀毀逾禮終喪復故職正統丙辰同考禮部會試　上將御經筵慎選儒臣充講官君在選列進講之初受銀鈔表裏之賜纂修

宣廟實錄成陞翰林侍讀受賜加於初聞其父病
疽疏乞歸省既得命而有産子之喜比俗子未滿月
忽出室或勸之緩發君曰自聞家君病來食不知味
寢不安席得請以歸恨不一蹴至膝下豈以俗忌滯
吾行耶即日就道抵家而親已愈父子兄弟相聚甚
歡明年將上京沽狂惑之病服藥少愈遭父喪而疾
盛作以正統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卒歷春秋四十有
七

翰林院侍讀尹鳳岐

翰林院侍讀尹鳳岐江西吉水縣人永樂丁酉解元明年登進士第改翰林院庶吉士歷編修修撰與修

宣廟實錄書成陞侍讀鳳岐爲文敏捷詳贍性剛直持論侃侃無所避用是忤於當道以剩員退歸竟不復召用天順三年三月卒士論惜之

翰林待制華川王公褘行狀　　鄭濟

公諱褘字子充姓王氏其先太原郡人五代時節度使彥起自會稽徙金華之義烏遂爲義烏人其後有曰固者游安定胡先生門登宋皇祐五年進士第卒官感陽令南渡後有與方州積階至金紫食邑開國封男者至公之大父炎澤仕元爲石峽書院山長父良玉常山東陽兩縣儒學教諭益以文學著稱母陳氏讀書知義理公之生也爲元至正壬戌十二月十七日與山長公適同初度前夕山長公夢五色芝產門楣翌日公生識者以爲文章之兆公幼秀爽敏慧

稍長習古學師事侍講黃文獻公溍是時文獻為文章宗工天下所師仰然性介特慎許可見公所業獨深器之即屬以斯文之任至正戊子元政衰敝公慨然閔之乃攬天下事勢為書七八千言上之時宰嫌其切直格不以聞新安程公以文知公為文獻門人讀其文嘆曰青青於藍氷寒於水其子充之謂歟臨川危公素太原郝公遠圖大梁段公天祐一十有二人列薦於朝不報濟南張文穆公起巖率翰林僚屬文薦之亦不報有齊琦者得傳邵子先天數推言天人興衰甚驗見公嘆曰子充異代人物也公亦知世

道終不可爲乃歸隱靑巖山中著書立言然深自韜
晦若將有所待者歲戊戌　大明太祖皇帝親取婺
或以名聞遣使徵之公幡然喜曰吾聞大亂極而聖
人出齊琦之言良足徵乎即日詣行在上見大喜署
中書掾每商畧機務悉契上衷益加禮敬語必稱子
充而不名閒與論文章稱善因命采故實韻爲四言
詩以授　皇太子辛丑上親征江西公進平江西頌
上覽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者卿與宋濂耳學
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癸卯春授江
南儒學提舉司校理未幾丁外艱乙巳五月服闋除

待禮郎兼引進使時當創國之初禮制多公所定是年冬除起居注嘉言讜論啓沃良多丙午七月除同知南康府事特賜黃金帶以寵勞之公治民本於仁恕而臨之以廉平民咸服之丁未上將仰大位召還議禮明年戊申爲洪武元年南閩初入職方以公出判漳州公宣布德澤復以治南康者治之二年詔修元史召宋公濂與公同爲總裁官二月入史局於史事雅擅其長力任筆削之勞一無所該書成六月拜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公掌判代言凡大詔令多屬焉三年二月奉詔預教大本

堂公經明理達開導訓諭道光師儒每召對殿庭必賜坐久則賜飲饍一日在史局渴甚謂宋公曰得昨日　上所賜梨漿飲之吾渴濟矣中貴人竊聞之言於　上卽命齎賜之其在翰林未久出使吐蕃未達境召還五年正月又使雲南六月抵其境見梁王君臣而諭之曰　皇上聰明神聖新創大業皆天命人心之所歸惟爾有衆僻在西南未洽聲教故遣使者來諭意令能亟奉版圖歸職方則尺地一民按堵如故爵官厚祿不爾吝也否則如魚遊釜中終取夷滅時梁王君臣相顧駭服已有降意會元之遺孽有自

立於朔漠者遣使脫脫徵撻餉且欲連兵以拒我覘知梁王有貳心因以危言必欲迫梁王殺我使以固其意時梁王持兩可不決因匿公於民間脫脫聞之愈責誚梁王不得已以公出見之脫脫欲以威屈公慷慨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爝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邪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今惟有死而已寧以迫脇爲懼邪顧謂梁王曰汝朝殺我天兵夕至矣遂被害時六年癸丑臘月二十四日也享年五十有二娶何氏子二曰綬曰紳公卒後之八年大兵平雲南又十五年紳往求遺殯不獲因訪得公

詩所樹歸號呼製神主裁回時雲南左布政使張公統及前山西參政王公景彰力為採搜允事之詳為文以暴白其大節公平生慷慨長身山立屹然有奇氣人初見之若不敢即及夫一言之入則情誼藹然恨相知之晚於經史百氏無不究其極其為文宏麗沉雄機軸貫綜自成一家言天下大夫士爭傳誦之所著有華川前後集二十五卷玉堂襍著二卷詩五卷續東萊大事記七十九卷並藏於家公事上十餘年服勤報效左右開陳非仁義之言弗道也天性至孝友悌尤至先世田廬悉推以予兄弟其教子慈而

有法在官違書戒之曰寧人傳我毋我傳人故二子
皆能以文學世其家云
王褘字子充浙江金華府義烏縣人洪武五年春正
月　命齎詔諭雲南褘以翰林待制與之偕行
命下之日廷臣危之褘欣然就道以六月至雲南見
梁王君臣褘諭之曰　皇明創業統一萬方惟王僻
在西南未被聲教　天子不忍鄙夷命褘輔寧汝邦
家若能亟奉版圖以歸職方則身名俱存不亦偉乎
不聽館褘別室然以褘名儒雅敬之又曰　朝廷軫
念雲南黎庶不忍盡劉故令開諭若旅拒不服自速

恩化必奉行　天討命秦甲癸蜀號循棧道畧沉黎而西大將軍踞昆明之上而飲其水犄之角之腹背受敵王之將佐利王以爲功者不少雖欲泥首牽羊其將能乎王曰漢閉昆明命使莫達唐勤遠畧秪以自懲　天朝若以兵臨雲南金碧以爲城昆澤以爲池雖多無所用之緯曰王未聞乎自天地構難友諒據楚士誠據吳友定據閩王珍據蜀彼皆重關峻嶺長江天塹險過金湯況兵糧委積淵謀盈庭孰不欲長雄天下以與天地爲悠久乎不四五年率齊鈇質雖爾元君北走以死擴闊帖木兒輩賣降恐後性

事具在可鑒也已今王自度謀勇悍遂孰愈誠際兵
王利廣孰愈中國度德比義孰愈　天朝推亡固存
孰愈天命天之所廢誰能與之天之所與誰能棄之
今以區區一隅之地逆天犯順與天下抗爲此謀者
不亦誤乎王曰先生之言是也請姑就館吾其圖之
會元之遺孽有自立於朔漠者遣使脫脫欲連兵以
拒必欲追梁王殺禕王不忍匿禕於民間脫脫聞之
詰讓益甚梁王不得已出禕見之曰吾不能庇汝矣
禕慷慨言於脫脫曰天旣訖汝元命我　皇明代有
天下　上即寶位已五年汝如爝火餘燼乃與日月

爭光耶吾與汝皆使也以凶威脅我我寧畏死耶脫
脫厲聲詈梁王或曰兩國交爭不罪來使不從則遣
之彼何罪也况王公文行天下無讎豈有以全之脫
脫曰今雖孔聖義不可存梁王不能救禪顧謂梁王
曰雲南之禍自此始矣遂遇害時六年癸丑臘月二
十四日也年五十有二雲南城中莫不流涕梁王遣
司徒達里麻致祭具棺衾殮之舁至地藏寺後火之
遇害之所則今崇正門外三市街是也後十年天兵
下雲南始白於　朝洪武二十三年　贈翰林學士
承議大夫諡文節正統間改諡忠文成化間　賜祭

立祠於雲南府城東有司秋祭

## 翰林院待制黃公哲傳

黃佐

黃哲字庸之番禺人世爲荔渟著姓哲弱冠而孤刻苦讀書貫通五經嘗借人文選手抄之沉玩究竟遂能作詩造晉唐奧域性好山水結廬蒲澗栖息其中往來羅浮峽山南華諸名勝自以爲未足乃辭家度庾嶺過吳楚遊燕齊間一時湖海英豪皆與遊焉當風雪時泊舟秦淮遇朱文昭涂頴章相與握手吟詠酒酣大噱二人惜曰君才如白雪吾雖知音如寡和何自是益有名龍鳳中　太祖爲吳王駐師金陵招徠名儒哲爲丞相李善長叅政張昶汪廣洋所知交薦

之乙巳建吳國拜哲翰林待制入書閣侍　太子讀
書尋兼典籤轄道盡職　太子愛重之鈔幣之賜無
虛日丙午六月左丞相徐達北伐檢元右丞忻都會
江浙平章長壽篤右丞達蘭帖木兒北還皆應制賦
詩稱旨未幾歲旱　上祈雨鍾山獲應　御製七言
詩志喜命哲賡之其見重如此洪武初奉使青徐諭
諸反側尋出知山東東阿縣吏胥初以儒士易之哲
剖決如流案牘無滯且不事徼繞苛察民樂其寬一
縣帖服值旱麥苗盡凋乃齋戒徒跣烈日中詣洪範
池龍祠禱焉詞旨哀惻甘澍應時優渥民驩呼曰此

黃公兩也狠溪有怪物爲幻竊人啗之哲爲文禱於
天須臾風雷大作一青蛟斃水上時經毛貴亂後民
多流徙他鄉聞哲善政復其業者亡慮數千人戶口
日滋辛亥四月陞東平府通判東阿士民遮道涕泣
擧留父老扶輿而至有百餘歲者抵府境乃返是歲
黃河決梁山中書省發民疏浚哲董東平之役經畫
有方民不告勞聞有司欲復堰黃陵岡哲建議謂此
乃胡元爲覆轍可以戒不可以爲法事遂寢尋上疏
陳時務數十事皆人所難言　上怒其狂斐會山東
分省奏哲府倖修先聖祠築積水湖堤有成績　上

乃稱不問哲亦乞歸得允既南還有司請哲領郡校事横經授徒四方至者多名士歲凡數百人乙卯四月　朝廷取囘山東治在郡詿誤竟置於法郡邑人士爭賻之且家爲奠祭哲始北上時倚蓬聽雪常自謳曰天下奇音妙韻出自然者莫是過也歸構一軒名聽雪蓬學者稱爲雪蓬先生

起居注范君常傳　　王禕

瑯琊山人者姓范名常其字子權滁州人也滁爲城環以平岡漫阜而瑯琊山獨巍然峙於西南去城可七八里范君世家滁瑯琊山人所爲號也初君之大父酉新有學行當宋季仕不大顯學者稱之曰青山先生至君復能世其學隱居不求知於時而時亦無能知之者今天子起兵淮右首得滁君即杖策謁軍門　上知滁人之賢者獨范君與語意合留置幕下有所疑即以問君君每以實對輒稱旨而羣雄角立天下勢未定　上命君爲辭以禱上帝有奉天征討

感帝合於天心等語深契　上心既而　上渡江取
姑孰君以帥閫都事贊軍政留姑孰又移毗陵及維
揚會姑孰闕守遂命君守姑孰以簡易寬厚爲政居
三年民親愛之既去久思之猶不忘洪武建元　上
既即天子位銳意於稽古禮文命君爲翰林學士
制禮作樂之事多委之尋以病謝去歲餘　上念舊
臣在者如君無幾有旨徵詣闕俾仍任前職君頓首
謝曰　陛下之眷臣至矣臣雖老且病敢不竭力以
事　陛下　上每宴閒命儒臣列坐賦詩以爲樂君
輒操觚揮翰先成以獻　上笑曰老范之詩質朴而

無華不亦類其爲人者乎壽遷起居注起居注者古左右史之職記人君之言動者也於是其任益親密矣君適有足疾數在告　上即傳旨令其善自愛又賜以安車俾其出入勿與衆人同時人榮之或問范君曰山人隱者之稱也今君朝夕在　天子左右爲侍從臣奈何用隱者之稱爲稱乎君蹶然應之曰子豈知人哉人之志固各有在者吾今雖忝列從臣抑鄉土之念詎能忘之顧吾犬馬之齒且益衰暮他日

天子倘矜憐之則首丘之願可終遂矣是則山人之稱固吾所以志也而奚不可哉於是或者乃知其

書所在云

翰林應奉唐君肅墓誌銘　　蘇伯衡

翰林應奉唐君處敬年四十有四以病卒於濠之瞿相山其孤之渟奉骨歸葬祔於山陰縣承務鄉赤土山先塋之次而爲狀授使者將圖其不朽於伯衡昔歐陽子深慨夫文之復古者難得其人又謂學者文章見用於世鮮矣況得施於朝廷而又遇人主致治之時乎君之文可謂無愧於古矣亦既遭逢盛際而用之朝廷矣然未竟其用以一眚之故至廢爲耕民而困頓以死其文章迄不得施諸典冊遂使一代之詔令不能追還三代之盛是雖曰有命抑豈獨君之

不幸歟故於其疾也凡知之者無不爲之悲而予今
論者猶稍爲進退人材者惜焉俯衡知君特深安可使
君齎志地下而無一言以白之君諱肅庭敬其字也
自號丹崖居士世爲杭之新城人君之父始遷居越
故今爲越之山陰人曾祖文源祖榮貴父應麟母汪
氏君生有異質敏而克勤幼從先生王秦山授毛氏
詩比長兼通諸經旁及子史陰陽醫卜書數之學無
不研究資爲古文簡潔而雅與律詩步驟盛唐樂府
古詩上薄漢魏場屋之文特其餘事尤工篆楷深得
筆意至正壬寅君充賦江浙中其選以道梗不得上

春官省臣便宜授杭州路黄岡書院山長轉嘉興路
儒學正　皇朝取浙西例起赴南京君以父憂東還
洪武三年春用近臣薦召至京師纂修禮樂書其夏
擢應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其秋科舉法行預考南京
貢生有織文之賜其冬扈從　東宫拜　英陵有襲
衣之賜夏以疾失朝參例免官歸鄉後例謫佃於濠
則癸丑之秋而君以是秋至瞿桐山卒於甲寅十二
月六日而歸祔以乙卯七月二十四日娶汪氏子男
一之淳也強學能文克世其家所爲文十卷藏於家
庶其不朽者在是